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莎翁傑作集

第六種

羅蜜歐與朱麗葉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1623
I 561.34
SSB-2(2)
1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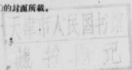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亞造象

莎士比亞最可靠的肖像，1623年出版的“第一開本”
(First Folio)的封面所載。



0233744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莎翁傑作集

第六種

羅蜜歐與朱麗葉

田漢譯

民國十三年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羅蜜歐與朱麗葉

AN
EXCELLENT

Conceited Tragedie

OF

Romeo and Juliet

By

William Shakespea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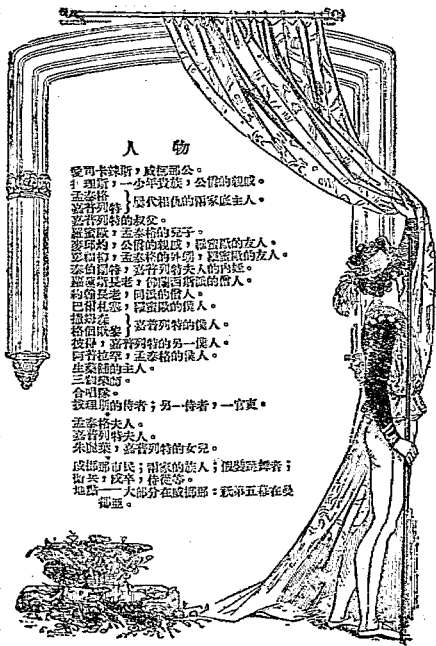
Shou-Chang Tien

1924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人 物

愛可卡諾斯，威尼那公。
杜理斯，一少年貴族，公爵的親戚。
孟泰格 } 曼代相仇的兩家底主人。
葛普列特 }
葛普列特的叔父。
羅蜜歐，孟泰格的兒子。
麥珂約，公爵的親戚，羅蜜歐的友人。
亞利約，孟泰格的外甥，羅蜜歐的友人。
泰伯爾特，葛普列特夫人的內姪。
羅爾斯長老，伊爾西斯派的僧人。
約翰長老，同派的僧人。
巴爾札德，羅蜜歐的僕人。
羅爾斯 } 葛普列特的僕人。
格爾斯 }
彼得，葛普列特的另一僕人。
阿普拉罕，孟泰格的僕人。
生利奧斯，主人。
三合唱隊。
敦理斯的侍者；另一侍者，一官吏。
孟泰格夫人。
葛普列特夫人。
朱麗葉，葛普列特的女兒。
威尼那市民；兩家的族人；假裝跳舞者；
狗兵；戍卒；侍從等。
地點——大部分在威尼那；第五幕在曼
福羅。



羅蜜歐與朱麗葉

說明者登樹

說明者

本劇單述繁華的威拂拉，
有兩個聲威相等的世家，
由舊怨產出新讎，
弄得市民的手互染市民的血花，
天教這兩個釋家的肚裏，
降生一對薄命的情人；
他們那顛沛可憐的失敗，
葬了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父母的紛爭。
他們這一段殉情的慘史，
和他們兩親不斷的憤慨，
除非他們兒女之死纔肯罷休，
便是現在戲劇場兩點鐘的買賣；
諸君若是以忍耐的耳朵清聽，
此地有什麼缺點我們當然竭力改正

〔退場。〕

第一幕

第一場——威挪拉大街上。

維姆森和格爾頓——蓋若列特家的家人——攝劍盾登場。

撒 格爾頓歌黎，聽我說，我們決不可受他們的辱。

格 當然不，否則我們豈不成了賤骨頭嗎。

撒 我是說，祇要我們的脾氣一發，就要抽出來。

格 不錯，你沒有死以前，總得從頸圈裏抽出你的頸來。

撒 我若激發了氣，立刻就要和人家廝殺。

格 要激起你和人家廝殺可不容易。

撒 那怕孟塔格家裏的一隻狗都可以激發我。

格 激昂不過吵鬧一會，要和他對打纔算好漢；所以，你若是激發了氣，你一定逃起跑了。

撒 他家裏一隻狗都可以激起我和他對打。我不管是男子也好，女子也好，但凡遇着孟泰格家裏的人我都要打得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格 這就表示你是一個軟弱的奴隸；因為要極軟弱的纔被人逼得無路可走。

撒 這個不錯；所以女子，因為是軟弱的器皿，總是受逼的一

第一幕 第一場

——那麼我要掀翻孟塔格家裏的男子，還要叫他家的女子上天無路。

格 可是這種爭鬪祇關我們兩家主人和我們這些男僕的事。
撒 那是一樣的，我要做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我打敗他家的男子之後，還要虐待那些使女；我要砍掉她們的腦袋。

格 那些使女們的腦袋？

撒 對哪；那些使女們的腦袋，或是她們的「處女頭」Maiden-heads（即處女頭）；這隨你怎樣解釋。

格 那要看受的人覺得怎樣。

撒 我祇要不死，包管他們要管管我的利害；人家都恭維我是一塊好肉哩。

格 恭喜你還不是魚；你若是隻魚，一定是一隻不中吃的鱈魚。喂，抽出劍來；孟塔格家裏的人來了。

亞布精翠和巴爾色攪登場。

撒 我的武器抽出來了：你去拭他們吵；我來做你的後援。

格 什麼！你要轉身跑嗎？

撒 你放心。

格 哼；我有一點靠你不住！

撒 我們不要把口實給人家；讓他們先動手。

格 我過身的時候把眉頭皺一下，看他們怎麼樣表示。

撒 哼，看他敢怎麼樣，我還要對他們咬我的大指頭；若是他們忍着不問，便是他們的恥辱。

〔兩方對走過來，撒得意對他們咬指頭。〕

亞 朋友，你那次指頭是對着我們咬的嗎？

撒 不錯，我咬了我的大指頭。

亞 是對着我們咬的不是？

撒 〔對亞白〕我若說是的，道理也在我們這邊嗎？

格 那就不合道理了。

撒 朋友，不是的，我並沒有對着你們咬大指頭，朋友；我不過咬我的大指頭罷了。

格 你要和我們鬧嗎？

亞 和你們鬧！我並沒有這意思，朋友。

撒 你若有心和我鬧。我就來奉陪；我也不弱似你。

亞 也強不過我罷。

撒 那麼，朋友。

格 快說「比他強」；那裏來了一個我們主人的親戚。

撒 不錯，我比你強些，朋友。

第一幕 第一場

亞 你撒謊。

〔彭惡聲登樹。〕

撒 你若是一個男子，就抽出劍來。格侶歌黎，莫把你拉長的那錢下忘記了。

〔兩人鬪起來。〕

彭 都不要動手你們這些蠢東西！〔打碎他們的武器〕你們曉得什麼；快把劍收起來。

麥伯爾特登樹。

泰 什麼，你居然在這些卑劣的家奴中間抽出劍來嗎？朝這邊，彭福柳，看我來取你的命。

彭 我不過叫他們不要鬧；你把劍收起，或者拿來幫我分開這些人。

泰 什麼話，抽出劍來說和？我頂討厭這種話像我頂討厭地獄；孟塔克全家，和你這種人一樣。招架些，你這怯漢！

〔兩人也鬪起來。〕

兩邊各來了好一些人和他們一起照殺，不一時有許多市民各攜棍棒登樹。

市民！拿棍棒的，拿鉤鐵刀的，拿劍的！打！打死他們！打死嘉普列特家的人！打死孟塔克家的人！

嘉普列特，着麻衣登樹，嘉普列特夫人隨上。

嘉 這是關什麼？拿我的長劍來！

嘉夫人 拿拐杖來，拿拐杖來，您怎麼要劍呢？

孟塔格與其夫人登場。

嘉 我是說要拿劍來！老孟塔格來了，他還舞着劍來挑撥我哩。

孟 嘉普列特你這惡棍！——不要扯着我，讓我去。

孟夫人 您若想和他對敵那麼一步也不要動。

公爵率其侍從登場。

公 你們這些好亂的臣民，平和的仇敵，把鄰人的血染在鋼鐵上的褻瀆神明的東西，——他們不聽話嗎？什麼！你們這些人，這些想拿血管裏流出來的紫泉澆灌那惡毒的怒火的禽獸，——你們若怕刑罰的痛苦，趕快把你們那鮮血淋漓的手裏的兇器丟在地下，靜聽你們盛怒之下的公爵的宣言，——老嘉普列特和孟塔格，由你們兩人幾句無聊的口角，引起了三回內爭，把我們街市上的平和擾亂了三次，使威挪拿的故老捨掉他們莊重的裝飾品，^(場出)把在太平無事中間生了鏽的古劍拿在他們的手中，來調解你們這生了鏽的仇恨。你們此後若再有騷擾街市的事情，就把你們生命來賠償平和的損失。這次，其餘的人都走開；

第一幕 第一場

嘉普列特，你可同本爵去；孟塔格，你今天下午可到老自由市我常去的那裁判所來，本爵對於這案子還有處分。——再囑諭你們一回，怕死的，都給我走開。

〔公爵及侍從人等；嘉普列特及其夫人；泰巴爾特，市民；及僕人等以次退場。

孟 誰又新把這舊日的爭端惹起來的？——你說，賢甥，這亂子發生的時候你就在場嗎？

彭 我到這裏來以前，您的仇家的用人早和您家裏的用人苦鬥着；我抽出劍來分開他們；恰當那時候烈火似的泰巴爾特，仗着劍跑來了；他一面口出不遜之言，一匹舉起劍照我砍來，却砍一個空；空氣一點也沒有受傷，祇嚇……地對他發了一聲冷笑。我們正你一刀我一劍殺着的時候，兩邊的人越來越多，各人帮着各人那邊打，一直打到公爵來了，纔把兩邊的人分開。

孟夫人 哦，羅密歐在那裏？你今天看見他沒有？他沒有參加這次的亂子真是萬幸。

彭 舅母，當太陽還沒有窺東方的金窗的前一點鐘，一種鬱悶的心情驅使我到外面走走；在城西一帶無花果樹的林子底下，看見你的兒子那樣早就在那裏散步。我朝他走去；可是他不願近我，早躲入密林裏去了；我，拿起我自己的

感情來測度他的，當時我也正想找一塊極冷寂的地方，便祇揀我喜歡的地方走去，沒有去找他，他樂得逃我，我也樂得避了他了。

孟 好幾早晨有人在那地方看見他，以他的眼淚增大新鮮的朝露，以他的深深的嘆息，叫朝雲上添更多的朝雲；但一到活活潑潑的太陽，在那極遠的東方開始撒網羅拿（司麥的女神）牀上飄展的時候，我那憂傷的兒子便從光明裏逃回家來，一個人把自己鎖在房裏，關起窗戶，擋着和美的陽光不許他進來，自己製造一種人工的黑夜。若不早想好法子除去他的病源，這種怪癖一定會生出不祥的結果來。

彭 舅舅，您知道他的病源嗎？

孟 我不獨不知道而且也無從知道。

彭 您會用什麼方法去細問過他沒有？

孟 我自己也細問過他，又請許多的朋友去問過；但是他，他祇和他自己的感情打商量，他對自己——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樣——他對他自己瞞得這樣緊緊的，任人家怎麼樣探聽，怎麼樣查考，真想曉得半點真相，好像一枝花蕊她的嫩葉還沒有迎風，嬌顏還沒有朝日之前早被妒花的蟲兒吃的似了。我祇要知道他的憂愁之所由生，不惜把我所

第一幕 第一場

曉得的一切方法來醫治他。

羅密歐，遠遠地登臺。

彭 看，他從走那裏來了：請兩位老人家走開；那怕他怎麼樣拒絕我，我也要尋出他的憂鬱的原因來。

孟 惟願能因着你聽出他的真正的告白。——來，夫人，我們去罷。

[孟塔格與其夫人退場。]

彭 早呀，表弟。

羅 今天還早嗎？

彭 剛打九點鐘。

羅 阿——阿：憂愁的時間，勞髒要長些哩。剛纔急忙走了的是我的父親嗎？

彭 正是舅父。我且問你，有什麼憂愁延長了羅密歐的時間呢？

羅 因為沒有得到那種可使時間短縮的東西。

彭 你愛着什麼女子嗎？

羅 不——

彭 不愛她了嗎？

羅 我愛她，她不愛我。

彭 阿呀，這愛神看去很溫和實際上却這樣暴虐這樣粗魯嗎？
羅 咳！愛神雖然蒙着臉可是不要眼睛也射得中他的目標！我們到那裏吃飯去？（朝四面看） 阿呀！這裏鬧什麼來？不過你也不必告訴我，我都聽見了。這種吵鬧固然與仇恨有關係，但是與戀愛的關係更大：這簡直是一種吵鬧的戀愛！親愛的仇恨！無中生出來的有！鎮重的輕浮！嚴肅的虛榮！秩序井然的雜亂無章！鉛製的鴻毛，雪白的煙，冰冷的火，衰病的健康！清醒的睡，是的非！我好像一面戴着這種愛一面又感不出什麼愛一樣。你不笑我嗎？

彭 雖笑你，表弟，我反要替你哭哩。

羅 良友啊，爲什麼呢？

彭 因爲想起你心裏的苦痛。

羅 實在這都是愛神的惡作劇。我自己的憂愁已經使我的心裏受不了；你還要繁殖一些，使我的心裏更痛苦了；你對我表示的這種情愛，實在於我自己過多的憂愁上更添上許多憂愁。戀愛是嘆息的氣水積成的濃煙；精煉起來，便成了情人眼裏的火花；壓榨起來，便使海水因情人的淚雨而增漲；此外還是什麼呢？是頭腦極明晰的瘋癲，是苦煞人的黃連，是甜煞人的蜜。表兄，少陪了。

第一幕 第一場

〔欲去。〕

彭 等一下，我同你一塊兒去；你若就是這樣去了，可對不住我。

羅 噯！我連我自己都失掉了；我並沒有在這裏；這並不是羅密歐，他到別地方去了。

彭 你當真告訴我，你愛的是誰。

羅 你要我一面受苦一面告訴你嗎？

彭 受苦？那有的事，我祇教你正正經經地告訴我。

羅 逼着病人正正經經地立這處還不苦嗎；人家那樣難過你還要把難過的話去逼他。可是說真的話，表兄，我愛着一個女子。

彭 我推想你是害相思，果然被我猜中了。

羅 你真是一個神箭將軍！我愛的那女子美麗得很。

彭 美麗的靶更容易射中啊，表弟。

羅 可是你却射不中那個靶：他是不會被邱匹德（愛神）的箭射中的；她乘着代亞納（同貞節的月神）的才智，全身披着貞節的鎧甲，愛神那種小孩子裏的弱弓，一點也不能傷他。她不聽你那親蜜的話，她不睬你那求愛的眼色，她更不張開圍裙來接你那聖人都愛的金銀；呵，講到她的美，她真是

富極了，不過她終是一個窮人，因為她一死，她的美也要隨之而盡埋。

彭 那麼她會立誓終身不嫁嗎？

羅 是，她也因為這種吝嗇不知道招了多大的損失；因為她一味端莊嚴肅，倒把她的美餓死了，使她一代而絕，不能傳之子孫。她太美麗了，太聰明了；因為她太美麗太聰明使我感這般失戀的苦痛恐怕她要薄福哩。她發誓斷絕情愛，我因為她那一個誓，現在雖然活着和你說話，早已成了一具活屍了。

彭 你信我的話莫想她了罷。

羅 阿，你告訴我如何能莫想她的法子。

彭 祇有解放你的眼睛；去賞鑒別的美人。

羅 把凡飽看的越多反倒使我越覺得她的容華絕代了。那戴在美人額頭上的假面雖然一般的黑，但是使我們想起牠們所掩着的玉容；中途瞎了眼睛的人不能忘記他所看過的珍寶；你若介紹一個絕色的女子我看，她的美在我看來保得定不成了追憶一個賽過那絕色女子的女子的紀錄嗎？少陪了：你不能教我不想她。

彭 我一定要逼請這教我不想他的報，決不肯負債而死。

第一幕 第二場

〔兩人退場。〕

※ ※ ※

第二場——街上

嘉特列特，拔理斯，與僕人登場。

嘉 可是孟塔格和我一樣的具了結，罰了一樣的錢。並且我想像我們這樣老的人要保得兩家不失和，也不是很難的事。
拔 你們兩府上都是名望很高的；反弄得屢代不和，真是可悲的事。可是現在，老伯，我所求的那件事，您怎樣回覆我呢？

嘉 我祇好照昨兒說過的那一樣的話回覆你：小女現在還不懂得一點世事；今年剛滿十四歲；至少也得等她再看兩回草木的榮枯，然後她纔成熟到可以做新婦的年齡哩。

拔 世間也有比令愛年紀還輕早已做了母親的。

嘉 可是結婚太早人也老得快些。這地球把我一切的希望都吞去了，祇剩着她，她是我這一生頂囑望的一個女；你最好去向她求婚罷，溫良的拔理斯，務使她的心屬你，我的意志不過一部分，這是她的同意要緊；她如果同意了，我自然照她所選擇的批准，今晚我安排開一個照舊例的大會，邀了許多我所喜歡的賓客；這許多賓客之中若承

羅蜜歐與朱麗葉

世兄光降，那麼今晚的大會越發光彩了。今晚在寒舍你可以看見許多使黑夜生光輝的地行星；並且你們這些血氣方剛的少年人當觀妝濃抹的春天接嚴冬之睡而來的時候所感的那種慰安，那種愉快，今晚都可以在集在我家的嬌花嫩蕊中間盡情享受，你把她們的容貌都過細看了，把她們的聲音都過細聽了，祇看誰的價值最高你就最愛誰：你閨人一多，那麼雖說小女也是被閱的一個，便祇充得被閱之數，入不得被愛之選了。好，隨我來。——(對下人)喂，你跑遍威探拿；把這些客替我找來，他們的名字都寫在這裏了(交名單)你去對他們說，我們家裏今晚一定要請他們光降。

[喜普列特與提羅斯退場。]

僕人 他們的名字都寫在這裏了，叫我去找來嗎？這上面寫的是，要皮匠拿起碼尺做鞋子，要成衣匠拿起槓頭做衣服，要漁翁拿起鉛筆打魚，要畫工拿起綉作畫；可是這如何是好呢，主人叫我拿起這客單去找人，我却不認得這客單上面寫的是一些什麼人的名字？這非去找找通家不可。——阿，正來得好。

[彭紹與羅蜜歐登場。]

第一幕 第二場

彭 靜！這叫做以火滅火，以痛止痛；望這邊望暈了的，改望那一邊就好了，心裏愁不過的遇着新愁便把舊愁忘了。所以我勸你去害一點新眼病，那麼你的眼睛裏的舊毒包管去了。

羅 你最好敷上一點車前草葉子。

彭 敷什麼呢，你說？

羅 敷你腳脛上的爛疤。

彭 喂，羅密歐，你莫不瘋了嗎？

羅 沒有瘋，不過我束縛得比瘋子還要苦，把我關在牢裏，不把飯我吃，每天拿鞭子抽我，板子打我，而且——哦你晚上好呀，好朋友。

僕人 上帝保佑你晚上好。——我請問你，先生，你會念嗎？

羅 吶，在這樣的不幸之中我能念出我將來的運命。

僕人 光景你不要書本子也可以曉得；可是，我請問你，能念我這個單子嗎？

羅 我若懂這些文字語言的時候，或者會念也未可知。

僕人 你這位先生肯說老實話；少陪了。

羅 等一會，朋友，我會念的。

(念) 「馬諦羅先生和他的夫人小姐；安塞倫伯爵和他的美麗

的令妹們；維特魯渥夫人；勃拉遜先生和他的可愛的令姪們；墨枯雀和他的令弟華倫泰；我的伯父嘉普列特，和伯母大人及諸姊妹；我的慈美的姪女羅喲麟；利維亞；華冷雀先生，和他的表兄弟泰伯爾特；莫爵，和活潑的赫侶納。」這簡直是一個美人大會：你找他們到那裏去？

僕人 去。

羅 到那裏去？

僕人 到我們家裏去赴晚餐會。

羅 你們家裏是誰的家裏？

僕人 我主人的家裏。

羅 不錯，我應該先問誰是你的主人。

僕人 現在不待你問我自告訴你罷：我的主人便是大富翁嘉普列特；祇要先生不是孟塔格家裏的人，便請來痛飲一杯葡萄酒。少陪了。

〔退場。〕

彭 這次嘉普列特家的舊例晚餐會，你所最愛的美人羅喲麟女士之外還有許多威拂拿的名花都去赴會；到那裏去；你試拿出公平的眼光來。——把她的容貌和我所指示你的

第一幕 第三場

那幾個美人的容貌比一比，那時你纔曉得你所愛的天鵝不過一隻老鴉哩。

羅 若是我這信仰堅定的眼睛會起這樣的僞念，那麼把我的眼淚變成烈火罷；這一對常淹而不死的，透明的異教徒，若撤出談來，叫他被烈火燒死罷。世間有比我的愛人還美麗的！那看見一切的太陽，自從世界開闢以來，也沒有看過和她相匹配的女子。

彭 喂！她的傍邊沒有第二個人，祇把你左眼裏的羅咱麟來和右眼裏的羅咱麟較輕重的時候，自然也覺得好看；但是你若拿起你愛的那小姐，和在今晚的舞會上放異彩的別幾個處女在你那結晶的天平上秤一下，那麼你現在覺得很好的那時便不覺得怎麼樣了。

羅 我同你去罷，我雖明知沒有比她再美的，但是去看看我自己的愛人的仙姿也可聊以自慰。

〔兩人退場。〕

※ ※ ※

第三場——嘉普列特家之一室。

嘉普列特夫人，和乳母登場。

嘉夫人 乾娘，我的女兒到那裏去了？請她出來。

乳母 現在，我把我十二年間的貞潔作證，我早已去請了她了。(向內)喂，小羊呀！喂，花金龜兒呀！——決沒有的事！——這孩子到那裏去了？——喂，朱麗葉！

朱麗葉。

朱 怎麼樣！誰喚我？

乳母 您的媽喚您。

朱 媽，我來了。有甚麼事？

嘉夫人 我爲這件事。——乾娘，你走開一會子，我要和她細細地說幾句話哩。——哦，乾娘，不要去：我記起了，叫你聽聽我們的商量也好。 你知道的，我的女兒已經成人了。

乳母 不錯，不待說她的年紀，我連她生的時辰都記得。

嘉夫人 她還沒有滿十四歲哩。

乳母 我敢拿我一十四顆牙齒打賭，雖說講起來可憐，我的牙齒——總祇剩四顆了，——她決沒有滿十四歲。現在隔八月初一日還有好久？

嘉夫人 還有兩個禮拜零幾天。

乳母 無論零一天也好兩天也好，總而言之，到了八月初一晚，上她就滿十四歲了。 我的蘇參和她——上帝安息一切

基督教徒的靈魂！——是同年的：好，蘇參現在伴着上帝：我這樣的人消受不起那樣的女。可是，我不說過嗎，小姐到了八月初一日晚上便滿十四歲；這是一點不會錯的；我記得很真，自從那次大地震以來到現在又是十一年了；她，一年三百六十天中間正是大地震那天——我永不會忘記——斷了奶的；我當時把奶子上塗了一些芥粉坐在鴿子房的牆底下曬太陽；當時老爺和太太都在曼都亞——我的記心還好哩，——可是，我剛纔說的，她一嘗了我的乳頭上的芥粉，覺得怪苦的。您沒有看見那可愛的蠢孩子啊，她發了脾氣，再也不要吸奶子了！於是祇聽得鴿子房哇喇喇的搖起來：我以爲，此後也不必要我來奔波了哩。自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是十一年；她那時候已經能一個人站起來了，豈祇站起來，憑着十字架說話，她已經能四處跑動了；正是斷奶的前一天，她把額頭跌破了一塊：於是我的丈夫——願上帝守護着他的靈魂！他是一個很愉快的人——把她抱起：他說，「啊呀，小姐跌了一個仆的嗎？您若智慧更多一點時，您會跌一個仰的哩。小姐，是不是？」哎喲太太，您說那個乖乖怎麼樣，她哭也不哭了，連忙答應道「是啊。」您看現在，那句笑話怎麼就成了實事

！我敢保證，若是我能活一千年，我都不會忘記：他說「小姐，是不是？」那可愛的養孩子，馬上止住了哭答應道：「是啊。」

嘉夫人 阿，說夠了；我請你不要做聲了。

乳母 是，太太。可是我一想到她會止住了哭，答應道——「是啊，」我總忍不住要笑；並且當真她那次額頭上碰的那個疤足有個小雞公的學丸那樣大；碰的危險得很：她哭也哭得兇；我的丈夫一說「小姐，您跌了一個仆的嗎？您年紀大了的時候會跌一個仰的哩；小姐，是不是？」她會止住哭，答道「是啊。」哈，哈。

朱 我說，乾娘，請你也止住一會子罷。

乳母 好，我不說話了。我祇求上帝保佑您！您是我所哺育過的孩子中間頂可愛的；我總想能夠活着看您結婚，這是我的最大的希望。

嘉夫人 是呀，我今天要來和她商量的就是這個結婚問題。你告訴我，女兒，你想想結婚呢？

朱 結婚固然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可是我做夢都沒有想到那裏去。

乳母 一件很光榮的事！咳！我若不是您唯一的奶娘，我定會

第一幕 第三場

您的聰明是和您的奶一塊兒吸進去的。

嘉夫人 好，你把結婚問題想一想；這個威佛拿城裏的世家大族的奶奶們，有許多比你的年紀還輕早做了媽媽的。就拿我說，我當你現在還做閨女的年紀早做了你的媽媽了；因此，簡單的說，——那位武勇的拔理斯想討你做他的愛妻呀。

乳母 像那位少爺那樣的人，小姐！全世界的女子誰不愛他——他簡直是一個蠟人。

嘉夫人 我們威佛拿就是夏天也開不出那樣的花。

乳母 不錯，他是一朵花；不是說謊，他簡直是一朵活花。

嘉夫人 你的意思怎麼樣？你能愛這位紳士嗎？今晚酒席上你可以看見他：你把「少年拔理斯的臉」這卷書仔細讀一遍，玩索那自然的妙筆寫出來的賞心悅目的奇文；你把他的容貌一部一部地觀察，你看他各部的排列何等勻稱；若是這部妙書中間還有疑義的時候，你可翻他的眼睛的註解。這部愛的奇書，這個沒有裝訂的情人，祇差一幅封面來美化他；魚因為藏在海裏所以得活，形體之美因為藏着精神之美所以更可誇，滿載着金玉文字的奇書因為卸在金銀裏面所使讀者人人嘆賞：你若和他結婚他所有的榮譽同

時成了你的榮譽，你並不會吃虧。

乳母 有甚虧與！祇有得利的。女子是靠男子發育的！

嘉夫人 老實說，你到底愛拔理斯不愛？

朱 若看了覺得可愛我便愛他；但是我投射我的眼光也不深過媽媽所允許的程度以上。

僕人登場

僕人 太太，客都來了，晚餐也預備好了，有人請着您，問着小姐，廚房裏還罵着乾娘，一切的事情都忙亂極了，現在我要去伺候客人；請您們快些來。

嘉夫人 我們就來了。（僕人下）…朱麗葉，伯爵等着哩。

乳母 好孩子，去罷，過了佳日之後又找良宵去。

〔皆退場。〕

* * *

第四場——街上

羅蜜歐，墨邱灼，彭福佛，和五六個擲假面具的，持火把的，一登場

羅 怎麼樣，我們說幾句告罪的話嗎？或是什麼歉也不道就進去嗎？

彭 那樣囉哩囉唆的時代已經過了。我們也不必扮作愛神模樣把一條披肩蒙着眼睛，拿起一張韃靼式的小畫弓；像趕

第一幕 第四場

鴉童子似的，去追那些小姐們，也用不着請提字的人在後面提，細聲細氣地說那一套進場的白口：我們讓他們怎麼猜就怎麼猜，祇管儘量跳一遭出來就是。

羅 給一個火把我：我是不能跳的；我心裏陰鬱的很，讓我拿着光亮也好。

墨 不，羅蜜斯，我們非要你跳舞不可。

羅 不能跳，我不是說假的。你們都有輕底的跳舞鞋；我所有的是鉛做的心，把我深深地釘在地下走不動啊。

墨 你是一個情人；你把愛神的翼借來插了，不比普通的鴉雀還飛得高些嗎？

羅 我被愛神的箭傷的太重，就借他的輕翼來也不能飛；即算能飛，也飛不出這憂愁之境一步：我全被戀愛的重擔子壓倒了。

墨 你擔着戀愛，也會被他壓倒嗎？不信那樣溫柔的東西會有這樣大的壓力。

羅 你說戀愛是一種溫柔的東西嗎；那東西可粗魯極了，野蠻極了，狂暴極了，而且像刺一樣的戳人。

墨 若是戀愛對你粗暴，你何不也對他粗暴；他戳你時你也戳他，你就把戀愛打勝了——給一副面具我戴上。

〔戴面具。〕

這叫做醜臉上加一幅醜臉！——管什麼，還有什麼好奇的人睺我這怪樣子嗎？祇有這突額頭有些使我害羞罷。

彭 來，敲門進去；我們一進去大家便跳起來。

羅 給一個火把我：讓那些心裏快活的少爺們用腳跟擦那些無知覺的燈心草（指地氈）去；我却被一句古語說定了；我祇做捧燭的，站在傍邊看；祇得極高興便收手的纔是聰明漢。

墨 哩！這真是警察用的話所謂「黑褐色的是老鼠。」你若是黑褐色，我們可把你從爛泥裏，或是，對不起，從那把你淹到耳朵邊的戀愛裏扯上來。來，我們白晝點燈哩。

羅 那不見得。

墨 我是說我們祇賴延挨，把火光白費了，像白晝裏點燈一樣。你們要明白我的本意，我們的判斷要把五智用五次，不像人家祇用一次。

羅 我是說趁假裝跳舞會去是好的，不過我不大願意去。

墨 那是什麼緣故呢？

羅 我昨晚做了一個夢。

墨 我也做了一個夢。

羅 好，你做的是什麼夢？

墨 你知道做夢的人是常常撒謊(lie)的。

羅 不錯，常常睡在(lie)床上，不過他們所夢的事情有時是真的。

墨 哦，那麼，我知道昨晚女魔王馬普一定來奔你了。她是各種妖精的接生婆；她來的時候，身子不比鄉紳的食指上戴的瑪瑙石大，叫一羣原子似的小馬拖着車在睡着了的人的鼻梁上通過；她的車輻是長脚蜘蛛的腿子做的；車蓋是蚌殼的翼翅做的；拖車的皮帶是小蜘蛛絲做的；馬的頸帶是月光的水樣線做的；鞭子是蟋蟀的骨頭；鞭絲是豆殼的薄皮；車夫是一隻着灰色衣的蚊子沒有懶婢的指甲裏挖出來小圓蟲一半那樣大。她的馬車是一個空殼的櫃子，經太古以來專為妖精們造車的栗鼠和螭螭合力造成的。她排起這種儀仗每晚馳過情人們的腦海時他們便做戀愛的夢，馳過廷臣們的膝頭時，他們便做叩頭的夢；馳過律師的指頭時，他們便做謝金的夢；馳過小姐們的嘴唇時，她們便夢見和人接吻，不過因為她們的氣息染着蜜餞的香味，惹發了馬普的怒時常常下他一些起水泡的毒，有時候她馳過廷臣的鼻子，他便夢見他嗅出很好的差事：

有時拿着每年給租的豬尾巴來搔那熟睡着的牧師的鼻子，那麼便使他夢見別一項寺祿。有時他驅車過兵士的頭上時，便使他夢見砍斷敵人的咽喉，夢見襲擊，夢見埋伏，夢見西班牙的名劍，夢見深有五尋的祝捷杯；於是忽然聽得金鼓的聲音，不覺驚醒了；慌駭得什麼似的，做了一兩句禱告，依然睡了。就是這個女魔王：她晚上把馬靈編成辮子，把不修邊幅的女子的頭髮捲得亂七八糟，若是解開了又恐怕兆頭不好，就是這個鬼婆，她趁女孩子們仰臥着時，壓在她們身上教她們忍耐使她們都成溫順的婦人；就是她——

羅 够了，够了！墨邱灼，不要說了！誰要聽你這些空話。

墨 不錯，我原是說夢呀；腦筋閒散的孩子專會生這些無聊的幻想。幻想原是一種和空氣一樣稀薄，比風還要輕浮的東西，你看風不已經輕浮極了嗎，纏戀着北方冰雪的胸兒，一旦惱了，便一氣離開那邊轉過臉來向清露團團的南方去了。

彭 我們被你說起的這一陣風吹出了神；他們的晚餐也吃過了，我們再不去便趕不上了。

羅 我恐怕還太早些呢；因為我的心裏祇怕那還懸在星上的

第一幕 第五卷

宿命，會從今晚的宴樂起很很地屈起他那可怕的指頭來，把什麼非命之死來斷絕我這厭倦之生理：不過一切都讓把着我的航路之舵的上帝指引我這一葉扁舟罷。好，去，豪壯的紳士們。

彭 打起來，拿鼓的。

〔一齊退場。〕

幕 幕 幕

第五場——嘉普列特家的大花廳。

吹鼓手等着。僕人等各插布巾收拾銀器的杯盤。

僕¹ 顏盤到那裏去了，他不來幫我們收拾？他搬了一張桌子嗎？他抹了一張桌子嗎？

僕² 一切的事都叫一兩個人去幹，使他們洗手的工夫都沒有，真不成話。

僕¹ 把這摺椅搬去，把這碗碟櫃移開，小心莫打破了盤子。——喂，請你替我留下一片杏仁糕；你若愛我時還請叫管門的把蘇參·格林斯通和尼爾兩姊妹放進來。安多尼！顏盤！

僕² 吶，孩子；在這裏。

僕¹ 大廳上在那裏等你，喚你，尋你呢。

僕² 我又沒有分身術。——打起精神，孩子們：努力的幹一下，

活得久時可以便發財哩。

〔音退場〕

嘉普列特，及其他，同來客假裝者登場。

嘉 歡迎，各位紳士！這些腳指上沒有生雞眼睛的小姐們都願意和諸位跳舞：——阿，哈，各位太太小姐們！各位中間有誰不肯跳舞呢？誰不願意跳舞時，我敢發誓，那位的腳指上一定有雞眼睛。我這話對不對？

歡迎，各位紳士！我少年時代也曾和各位一樣戴着假面向美人的耳邊細聲兒說故事；可是這成了過去的事了，過去的事了，過去的事了。

歡迎得很，各位紳士！——來，樂人們，奏起樂來。花廳，花廳！把地方讓開；小姐們都跳舞起來。

〔奏樂，跳舞。〕

小子們，還多拿些燭來！把桌子疊起，把爐裏的火弄黑，房裏漸漸熱起來了。——阿，想不到今晚的跳舞會有這樣愉快。好，坐下，好，坐下，嘉普列特伯父因為你我都是過了跳舞期的人：算算你我自從最後戴假面以來又有好久久了？

嘉 三十年，是不會少的。

嘉 什麼，三十年！不會有那樣久。不會有那樣久。我們最後與假裝跳舞會是柳呻叔結婚那年，任彭貼哥斯特祭日來的好快，也不過二十五年光景罷。

嘉 不止，不止，他的兒子的年紀還比這多些，先生；他的兒子已經三十歲了。

嘉 你還是那樣說哩！他的兒子兩年前不還是一個被保護者嗎？

羅 借問你，那使那邊那位武士的手上增光的小姐是誰？

侯 先生，我不知道。

羅 哦，她的顏色簡直使滿堂的燈燭添無窮的光輝！她懸在黑夜的臉上就像黑人的耳朵上懸着美玉一樣；這種美玉非俗人所得而佩，非塵世所得而有！你看那美人在她的女伴中間，不恰像一隻雪白的鴿子站在烏鴉隊裏嗎？候跳舞完了留神她站的地方，我要去觸她的玉手兒一下，也叫我這隻粗魯的手享享飽福。我的心至今到底生過愛情沒有？眼睛呀，你說沒有！因為我今晚以前何曾見過真正的美人。

泰 這聲音，照這聲音聽去，這一定是孟泰格家裏的人，——小子，拿我的短劍來。什麼！這奴才好大膽敢戴着古怪的假面，偷到這裏來嘲弄我們莊嚴的夜會嗎？現在，我為

我們親戚屢代的家名，把他砍死也不算罪過。

嘉 你怎麼樣，親戚？爲什麼這樣發怒呢？

泰 舅舅，這個人是我們的仇敵孟泰格家裏的；這惡徒他今晚是要來嘲弄我們莊嚴的夜會的。

嘉 他是少羅蜜歐嗎？

泰 就是那惡徒羅蜜歐。

嘉 不要管他，賢甥，讓他去：他平日處身很像一個有威儀的紳士；而且，說當真的話，威挪拿全市也誇他是一個德性堅定的青年。那怕把全市的財富歸我一人，我也不願使他在我家裏下不去；所以你要忍耐些，不要管他：這是我的意思；你若尊重我的意思，便請你拿出快快活活的樣子來不要皺着眉頭，因爲與今晚的佳會不相稱哩。

泰 稱的，既然有這種惡徒來做賓客的時候：我決不饒他。

嘉 他非被饒不可：什麼！好孩子！——我說他非被饒不可：——靜，這家裏的主人到底是我還是你？喂，你說你不能饒他！——上帝鑒臨，——你要在我的賓客中間放肆嗎！你要使我家大混亂起來嗎！你這種人！

泰 舅舅，怎奈這是我們一族的恥辱。

嘉 不要做聲，不要做聲；你真是一個信放的孩子：——這真



羅蜜歐 若是我的踐手有褻瀆這聖潔的神龕之罪，那麼這兩個紅顏的
香客——我的嚮拜——便請以輕柔的接吻緩和那粗莽的握手罷。
朱麗葉 好香客，你的貴手表示很溫雅的信仰，您是這樣說未免譴怪
他了。因為聖徒們的手也許香客接觸，並且握手便是參詣聖地的
信徒們的接吻禮哩。

——第一幕，第五場——

第一幕 第五場

是我們一族的恥辱嗎？——你若是這樣鬧，保不定你要受大損失的；莫怪我不說，你定要和我反對嗎！好，你就趁這時候反對。——（向來賓）阿，各位舞得好！——（再對泰）你真是一個不懂禮的人；去：心裏放平靜些，否則——（顧從者）多拿些燭來，多拿些燭來！——（又對泰）不可恥嗎？我非使你平靜不可。——什麼！（對來賓）阿，諸位祇管儘興地舞呀！
泰 勉強的忍耐和生性的暴怒相撞，使我渾身的肉爲這種怪應酬發抖。我姑且回去；但是羅蜜你這一刻子在這裏樂得好，我叫你將來吃苦。

〔退場。〕

羅（全不知他們胡鬧之爭，接近朱麗亞跪執其手）若是我的賤手有褻瀆這聖潔的神龕之罪，那麼這兩個紅顏的香客——我的嘴唇——便請以輕柔的接吻緩和那粗莽的握手罷。

朱 好香客，你的貴手表示很溫雅的信仰，你是這樣說未免誤怪他了。因爲聖徒們的手也許香客接觸，並且握手便是參詣聖地的信徒們的「接吻禮」哩。

羅 難道聖徒和香客沒有嘴唇嗎？

朱 有的，香客，不過他們的嘴唇是要用來祈禱的。

羅 哦，那麼，親愛的聖徒讓我的嘴唇照手一樣的做罷；他們

禱告着，請你允許他，否則信仰會變成失望。

朱 聖徒是不會動的，雖說默許祈禱者的意思。

羅 那麼請你不要動，賜我以祈禱的效果。

〔吻朱。〕

我的罪過便由我的嘴唇淨化了。

朱 那嗎你所有的罪過都移到我的嘴唇上來了。

羅 由我的嘴唇把罪過移給你了？哦，怨得我好！那麼把罪過依然還我。

朱 你的接吻的理由很多，好像是書本子上有的一樣哩。

乳母 小姐，你媽媽有話要和你說。

羅 她的媽媽是誰？

乳母 哎喲，少爺，他的媽媽：就是本宅的太太，並且是一個很仁慈，很賢慧，很端嚴的太太，我是你和她說話的這位小姐的奶娘；我告訴你——誰要能討我這小姐的，還可以得萬貫家財哩。

羅 她是嘉普列特家的小姐嗎？哎喲，不得了，我的命做定了仇人的欠項了。

彭 去，我們回去；已經愉快到十二分了。

羅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越加不安。

第一幕 第五場

嘉 各位紳士，請不要就安排回去；我還準備着幾樣粗粗的點心，——一定要回去嗎？那麼，多謝各位；多謝你們，正直的紳士；少陪了，——多拿些火把來！——（賓客將去向家人）好，我們安排睡去罷。阿，小子，今晚不是說裏的，很晏了哩，我也睡了罷。

〔大家退場但絲絲、羅蓮與乳母。〕

朱 到這裏來，乾娘，那位少爺是誰？

乳母 是譚伯利阿的大少爺。

朱 現在正走出門去的那位是誰？

乳母 看着，我想他是少拍特魯的。

朱 那位現在隨着他們望那裏去了，不願意跳舞的是誰？

乳母 我不知道。

朱 去，問他的名字。——（乳母入）若是他已結了婚，我的墳墓便是我的新牀。

乳母（驚）他的名字叫做羅蜜歐，並且是孟塔克家的人；就是您們家的大仇人的獨生子。

朱（驚訝的）我的唯一的戀愛却生於唯一的仇怨！

悔不該不知不識地早見了他的面！

我這戀愛真生得奇怪無倫，

麗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我不能不愛的偏是可惡的仇人。

乳母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朱 這是我剛從一位和我跳舞的朋友學來的謔。

〔一人在內呼朱麗葉！〕

乳母 就來了，就來了！——好，我們去罷；客人都去了。

。〔皆退場。〕

第二幕 第一場

說明者登場。

現在舊情已經睡在臨終的床上了，
新愛要搶來做他的後裔；
從前爲之思慕成疾，爲之憔悴欲死的美人，
現在比起溫柔的朱麗葉來一點也不美艷。
羅蜜歐現在既被她愛了，也愛上了她，
兩個人都爲俊俏的面龐兒所醉；
可是他要對他的仇人訴相思之苦；
她要從可怕的鈎鈎上偷香甜的餌；
他們既是仇家，他雖欲對她
學普通的情人一樣，山盟海誓而無從；
她雖然也一樣的愛他，可是更沒有法子
和她初戀的情種相逢。
然而熱情假之以勇氣，時間假之以方便，
使他們，奇甘與絕苦相和地，見面。

〔退場。〕

第二幕

第一場——嘉普列特花園的牆邊。

羅蜜歐登場。

羅 我的心留在這裡，我如何能夠回去？轉來，這愚鈍的土壤
〔指身子〕，去找出你的生活的轉機去罷。

〔悲憤，跳進去。〕

彭福柳和墨邱灼登場。

彭 羅蜜歐啊！表弟羅蜜歐！羅蜜歐！

墨 他真聰明得很；我拿性命打賭，他一定偷回去睡覺去了。

彭 他從這條路跑來，跳進花園裏去了。你喊喊他好，墨邱灼。

墨 好，等我來念咒語請他出來。——羅蜜歐！你這好色之徒！

你這瘋子！你這熱血兒！你這情種！你化作嘆息的摸樣兒
出來！祇要你說一句話，我們就放心了；你祇叫一聲「哎呀」！
祇念一聲「愛」love 也好，「鳩」dove 也好，祇贊美
一箇老相識的威納斯，祇替她的官兒——當可斐塔王愛
了乞食女郎時他的箭法那樣高強的——少亞當邱畢德安
上一箇甚麼小名也好！嚇！沒有聽見他說話，也沒有聽見
他的動靜，也不見他出來；這猴子敢是跌死了，我越要念

第二幕 第二場

咒。——我拿起噁噁的星眼，和她的高額，她的朱唇，她的纖足，她的筆直的腿，她的顛巍巍的股，和其他與這些相近的地方來招你，你趕快現出原身來！

彭 若被他聽見了，他會生氣哩。

墨 這個不會生氣：我若招出一個什麼奇形怪狀的妖精纏着他的情人，使她的情人若不念咒語降伏牠，牠總站在那里，那或者會觸發他的怒；因為那太惡作劇了：我現在念的却是很光明正大的咒語，我不過想招起他來所以用他情人的名字。

彭 來，他已經躲在樹中間去了，光景想和帶着露珠的夜神做朋友罷；他的戀愛是盲目的，與黑夜正相宜呢。

墨 若愛情真是盲目的，他也射不中靶子了。現在他光景坐在一棵枇杷樹下，願他的情人變成女孩子們獨自笑望着的枇杷果哩。……我要睡在我的矮輪牀上去；這個露天牀太冷了我睡不得。好，我們去罷？

彭 那麼，回去也好；因為不讓我們尋着的人尋他也是枉然。

[兩人退場。]

※ ※ ※

第三場——嘉普列特家的花園。

羅 登 秋 與 朱 麗 葉

羅登秋登場。

羅 沒有受過傷的人，總好嘲笑別人的疤痕。——

〔朱麗葉從樓上的窗口出現。〕

可是，靜！那邊窗戶裏放出什麼光來了？那是東邊，朱麗葉便是太陽！——出來，美麗的太陽，殺掉那嫉妒的月亮！她看見您，是她的侍兒，比她還要醜陋的多，她的臉色早急得憔悴可憐了：她既然這樣嫉妒您，您也莫做她的侍兒；她那種灰青色的貞女衣不是養人誰肯穿牠；把牠丟了罷。——這是小姐；哦，這是我的情人！哦她知道她是的！——她說話了，可是又沒有說；這算什麼。她的眼睛不明明說着什麼嗎；待我答她的話。——我太唐突了，她不是對我說的。天上有兩顆明星，因為有些事情公出，請她的兩個眼珠到他們的星座裏去照耀幾晚。可是假如她的眼睛在星座裏，星座在她的眼眶裏時那可如何呢？那麼她的粉面的艷光會把星光羞死，像日光羞煞燈光一樣；她的眼睛在天上却把碧霄照一個澄澈，使鸚鵡唱起歌來以為不是晚上。看她把手兒托着香腮哩！哦！恨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不然豈不能觸着他的香腮嗎！

朱 麗 葉

第二幕 第二場

羅 她說話了。——哦，聰明的安現兒，你再說一句！因為你今晚在我的頭上，光輝燦爛，就像那乘着悠悠的白雲航行於太空之中，使我們凡人抬着眼睛，驚的倒退幾步去望他的那天使一樣哩。

朱 （不知羅蜜歐來了獨語）阿，羅蜜歐，羅蜜歐！您爲什麼要叫做羅蜜歐呢？您要否認您的父親，取消您的名字；您若不肯時祇要您發誓愛我，我就不做嘉普列特家的人了。

羅 〔白〕我還是再聽一下呢，還是搶着答她的話呢？

朱 祇有您的名字是我的仇人；您就不是孟塔格，您還是您自己。孟塔克是什麼？他也不是手，也不是腳，也不是腕，也不是臉，也不是人體中別的那一部。阿，你何不取一個別的名字。其實名字又有什麼？比如薔薇花，我們任拿什麼別的名字喚她，喚去她還是一樣的香；羅蜜歐也是一樣的，他就不叫做羅蜜歐，就沒有那個名號；他的天生的美德，依然是留着的。——羅蜜歐，丟掉您的名字；您若把您那非血非肉的名字丟了，我的身子，我的心，便都是您的了！

羅 我敬領您的話：祇要您叫我做情人，我便重新受洗；從今以後我不叫做羅蜜歐了：

朱 您這人是誰，膽敢躲在夜陰裏，偷聽我的秘密？

羅 我恨不能用一個名字告訴我是誰；親愛的聖徒，我自己恨極了我的名字，因為他是您的仇敵；若寫在紙上了，我一定要把那幾個字扯的粉碎。

朱 我的耳朵聽您說的話不滿百句，但是我知道您的聲音，您不是孟塔克家的羅蜜歐嗎？

羅 都不是的，美麗的少女，若是您都不喜歡的時候。

朱 您告訴我，您如何來的，並且爲什麼來的呢？這花園的牆高而難越；這地方又危險得很，您想：您是誰，若被我家人看見了可怎麼樣。

羅 我藉着愛神的輕翼躲過了這幾版高牆，因爲石壁雖堅防不了愛情的侵入；而且愛情所要做的，他都敢做，所以您的家人也不能奈何我。

朱 他們若看見了您，一定會害您的性命。

羅 或嚇，您眼睛裏所含的危險比他們的二十把劍還要多；祇要您肯親親密密地望我，任他們怎樣恨我，我也不要緊。

朱 我無論如何決不願您被他們看見了。

羅 我有夜險籠着他們不容易看見；而且祇要您愛我，我就被他們看見也不要緊；假如延長死期而不得您的愛，倒不如被他們的仇恨結果了性命還爽快些。

朱 誰引您到這里來的呢？

蠶 愛情引來的，他首先便慫恿我來問好，他借了智慧給我，我借了眼睛給他。我雖不是能工；可是，那怕您在絕海之濱，我爲這一種無價寶，也不惜冒萬里之險。

朱 您知道我幸而爲夜的假面所遮，不然您會看見我滿面羞得通紅，因爲不料我今晚的私語被您聽見了。我很想和您講禮防，很想，很想否認我剛才說的話；但是禮防啊，再見了！您愛我嗎？我知道您會說——「愛」，我也會信您的話；可是您若發誓，就可證明您的愛是假的：聽說，情人的假誓卓甫神祇付之一笑哩。阿，温文的羅密歐，您若真愛我時，您就誠誠實實地說：您若以爲我的愛探手可得時，我便要皺着眉頭，硬着心，任您怎麼樣求我，我祇說不願意；否則，那怕舉世都反對我我也是願意的。英俊的孟泰格，我實在是一個愚劣的女子；您或者以爲我的舉動輕佻；但是您信我，紳士，您將來會知道我比那慣會裝端重的女子還要真些。我不瞞您說，若不是我的熱情的告白冷不防地被您偷聽了，我一定要比現在端重些。所以您要恕我；您不要以爲我的戀愛近於假薄，我以爲黑夜裏沒有人聽見纔說出那樣的話來呢。

羅 小姐我憑着那把果樹的頂都浸在水銀裏的好月發誓。—
朱 哦，您不要憑着那有陰晴圓缺的月兒發誓，否則恐怕你的
愛也像那月兒一樣的善變哩。

羅 那麼我憑什麼發誓呢？

朱 您今不必發誓；或是，您定要發誓的時候，最好憑着您那
慈悲的自己，您自己便是我崇拜的上帝，我沒有不信您
的。

羅 可是我心裏的熱愛——

朱 好，您不要發誓。我雖然歡喜您，却不歡喜今晚便和您訂
終身之約：這太輕率了，太不謹慎了，太倉卒了，太像電光
一樣，人家連「閃電」兩字還沒有說出來的時候他早沒有
了。可愛的，願您晚安！我們倆第二次相見的時候，這顆戀
愛的花蕊，被夏令的薰風一吹，或者可以開出一朵美麗
的花兒來。再見了，再見了！願今夜的胸裏，和我的胸裏一樣
都得甜美的安息！

羅 哦，你能讓我這樣不滿意地回去嗎？

朱 然則您今晚要如何才滿意呢？

羅 您要把您的愛情的忠實的誓約和我的交換。

朱 您還沒有問我要的時候我早給您了；我深悔沒有留在這

第二幕 第二場

時候再給您。

羅 您想把給了我的收回嗎？爲什麼緣故呢，愛人？

朱 我祇想裝得滿滿的再給您啊；可是我祇要把我所有的給您就夠了；我的恩像海面似的浩淼無邊；我的愛像海底似的深不可測；我給您的越多，我自己所有的也越富，因爲恩愛兩樣東西都是無盡的。

乳母在內面呼女。

裏面有人叫我；親愛的情人，再會了！——就來了，好乾娘，——溫美的孟泰格先生，您要志誠。您祇等一刻兒，我就來了。

〔退場。〕

羅 麼約，今晚是什麼幸福！我怕起來了，既然是晚上，現在的事莫不都是一個夢，要說是實在的事可太甜蜜了呢。

朱麗葉再登場，在樹上。

朱 親愛的羅蜜歐，還說三句話，可當真要再會了。若是您的愛是志誠的，您真願和我結婚，那麼您明天可寄一個信我，我會派一個人到您那裏來聽信的，祇看您要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舉行婚禮，我便把我一切的命運，都投在您的足下，隨您走遍世界去。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乳母〔在內〕小姐！

朱 我就來了，——但是您若存心不善，我便請您——

乳母〔在內〕小姐！

朱 等一下；我就來了，——不必向我求婚，讓我自己去愁嘆去罷；明天我派使者來。

羅 我的靈魂一定得救因為，

朱 一千個保重保重！

〔退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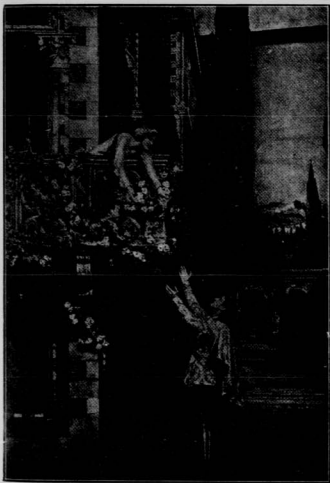
羅 我沒有您的光明照眷的時候，一千個不得了。——愛和愛相逢的時候，像學童離開書本一樣；愛和分離的時候，像悶沈沈上學校去的一樣啊。

〔徐徐退去。〕

朱麗葉再登場，在樓上。

朱 靜！蜜羅歐，靜！——嗚呼！可惜我沒有鐵匠的槌子把這雄鷹叫轉來！家庭的束縛，使我像嘶了嗓子似的，不敢高聲說話；不然我要把「回聲」住的洞穴搗破叫她反覆喚着我的蜜羅歐的名字，要喚得牠的嗓子比我的還要嘶哩。

羅 這喚我名字的是我的靈魂；我的愛人的聲音在晚上聽起來多麼清脆啊，就好像在我們留神聽着的耳朵裏奏着一



朱麗葉 現在天快要亮了；您非回去不可；可是又和頑皮的女孩子耍雀兒一樣把一根絲線吊住了牠的腳——讓牠從她手裏跳出幾步；依然又把牠扯轉來，我也是這樣想就您回去又不想就您回裏。

羅密歐 我願意做你的雀兒。

——第二幕，第三場——

第二幕 第三場

部極纏綿的音樂似的！

朱 羅蜜歐！

羅 我的愛人嗎？

朱 我明天什麼時候派人來找您呢？

羅 最好是九點鐘。

朱 好，那時候我一定派人來；要等到那時候是有二十年哩。
我忘記了爲什麼要喚您轉來。

羅 讓我站在這里，等您記出來再去罷。

朱 我還是忘記的好，那麼您可以始終站在那里不去，我祇記得我怎樣想您作伴。

羅 那麼我也始終站在此地不去，使您始終忘記您的事，我也忘記我除這地方之外別有家庭。

朱 現在天快要亮了；您非回去不可；可是又和頑皮的女孩子耍雀兒差不多，把一根絲線吊住了雀兒的脚，弄成一個上了脚鐐的可憐的囚人似的讓牠從她手裏跳出幾步遠依然又把牠扯轉來，我也是這樣想放您回去又不想放您回去。

羅 我願做您的雀兒。

朱 溫美的人啊，我也願做那女孩子；可是我恐怕太溺愛您了反害了您呢。祝您的晚安，再見了；離別是這樣溫美的悲

羅 蜜 秋 與 朱 麗 葉

哀使我到天明了還要道晚安哩。

〔退場。〕

羅 好，願睡眠宿在您的眼裏，平和宿在你的胸裏！呀，我安得變成睡眠與平和安宿在那樣溫美的所在呢！我由此到我神父的廳堂把這件奇遇告訴他求他幫助去罷。

〔退場。〕

※ ※ ※

第三場——托鉢僧羅蓮斯的小廳堂。

羅蓮斯長老提燈登場

長老 灰色眼睛的早晨向皺着眉頭的夜色微笑，五綵斑斕的光線把東方的雲霞輝耀；這體斑痕的黑暗像醉人似的蹣跚蹣跚跑出太陽的通路泰但神的火輪外去了：現在趁太陽睜開他烈火似的眼睛來慶賀今日的晴和拭乾昨宵的冷露之前，我要去把毒草奇花摘滿一柳籃回來。萬物之母的地球便是牠的墳墓；牠所埋葬的墳墓，便是牠的胞胎。從牠的胞胎裏：產出各種各樣的小孩，在牠那自然的懷裏，像吸奶兒似的吸出無窮的美質，無一不妙又各有不同。唉，藏在草木金石和他們的真質中間的天惠何等偉大啊：因為祇要是活在地球上的，無論什麼壞東西對於世間

第二幕 第三場

總多少有特別的貢獻；無論什麼好東西若是用法不善，背了他的本性，便會發生想不到的弊害；善這個東西因為用法不對可以變成惡，惡若用之得宜有時可以發生很大的効力。譬如這織花的蠶夢中間含着毒汁和藥性；因此，若是嗅着他的香氣可使通身快美，若嘗了他的毒汁可便心臟痺麻，五官喪失感覺。這兩個敵君，至今還在人類和植物中間相持不下，——就是仁心和惡意；若是惡者一得勝利那植物便立刻要被毒蟲咬死。

羅蜜歐登場。

羅 願你老人家長安，師父。

長老 福託福託！這樣早用這樣和美的聲音喊我的是那一位？——哦，你這樣年輕的人早晨起的這樣早，便表示你的心裡有甚麼煩惱；大凡老年人的眼中都有憂慮看守着，憂慮所居在的地方，睡眠是不住的；但是腦筋裏不裝雜事，沒有為憂愁所傷的少年的身子所歸的地方便是黃金的睡眠所支配的王國。所以你的早起使我確信你一定是被什麼煩憂與奮了；如若不然，那麼我猜中了。我們的羅蜜歐昨晚一定沒有就枕哩。

羅 師父猜得不錯；可是我雖沒有睡却比睡了更甜密些。

長老 上帝恕罪！那麼你同羅咱麟一起嗎？

羅 羅咱麟一起？不是；那個名字和那個名字所附帶的悲傷
我都忘記了。

長老 那麼，畢竟是我的好孩子；可是你到底那里去來呢？

羅 不待師父再問我都說了罷。我昨晚和我的敵人會宴；筵席
之間，措手不及，被一個敵人傷了我，那敵人也被我傷了；
我們兩個人的治療法都在師父的悉心妙藥中間；我並沒有
仇視敵人的心思，受福的人，因為我今日來此請藥同時
係為敵人設想哩。

長老 明白些講，好孩子，一點也不要粉飾；要曉得豬匠謎似
的懺悔得來的也是匠謎似的赦免呀。

羅 那麼我明白的說罷，我的滿腔的熱愛現在獻與嘉普列特
的愛女去了；並且像我愛她的一樣，她也把愛情給了我；
現在除開要請師父以結婚的聖禮結合我們之外一切都約
束好了，我們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如何會見，如何求婚
，如何交換盟誓的，待我一邊走一邊告訴您，但是我一定
要求師父允許今天替我們行結婚禮。

長老 阿，儂蘭西斯聖人；這是一種什麼變化！難道你愛得那
樣真摯的羅咱麟就丟掉了嗎？那麼可見少年的愛情并

第二幕 第四場

不真藏在心裏，僅藏在眼裏呢。耶穌馬利亞！你那蒼白的臉上不知爲羅咱麟流過多少眼淚！你爲調和現在一點餘味也沒有的愛情，不知浪費過多少鹽水！太陽也沒有把你噴出來的氣水曬乾，我的老耳中間也還留着你舊日的呻吟，你看；你的臉上還留那未曾拭去的當日的舊淚痕嗎？若是你還是你自己，這些愁嘆也還是你的愁嘆，那麼你和這些愁嘆都是羅咱麟的；可是你却變了嗎？那麼，你把這句古語念一念：「男子既二三其德，女子變心又何足貴」。

羅 師父不常常責我愛羅咱麟嗎？

長老 我的徒弟，我祇叫你不要濫愛沒有叫你不要愛呀。

羅 師父又叫我非送愛情。

長老 我並沒有叫你把這個愛情非了，又把那個愛情從墳墓裏掘出來呀。

羅 請師父不要責我：我現在愛的這個女子她能以恩酬恩以愛酬愛；從前那一個却不然。

長老 呵，她很清白你的愛情是讀白眼書一樣祇會念不會寫的呢。可是來，你這年輕的浪子，來，同我走，待我仔細想一想，也許做你的幫手；因爲這個良緣也許能使你們兩家

羅蜜歐與朱麗葉

的深仇化成純愛，那就幸福極了。

羅 好，我們快些去罷，我現在要趕快。

長老 從容幹好事，欲速則不達。

[皆下場。]

※ ※ ※

第四場——街上。

彭福姆與墨邱的登場

墨 羅蜜歐這淘氣的孩子到底到那里去了？他昨晚沒有回家嗎？

彭 沒有回他父親的家裏；我聽見他家的用人是這樣說。

墨 你看，那個蒼白臉兒鐵石心腸的女孩子，羅哨麟，把他害得真要發癲了。

彭 泰伯爾特，老嘉普利特的親戚，送一封信到他父親家裏去了。

墨 那一定是挑戰的信。

彭 羅蜜歐會回答他的。

墨 祇要是能寫字的人誰都要回人家的信。

彭 不是，人家既然來挑撥他，他一定會答應這寫信的主子和他決鬪的。

墨 嗚呀，可憐的羅蜜歐！他已經是死了；他被那白面女郎的黑眼睛刺殺了；他的耳朵被愛情的歌曲打穿了；他的心臟的正中被那背着弓的盲目小兒的練習箭射破了；像這樣他還能和泰巴爾特對敵嗎？

彭 何以不能，泰巴爾特是何等樣人？

墨 我告訴你說，他比貓王泰巴爾特可強得多哩。他是一個精通各種武藝的勇士。他和人家廝鬥起來就像你照着樂譜唱歌一樣，時間距離和比例一點也不錯；祇要給他賊一二的最小的停頓，賊三時他早已刺進你的胸膛了；他連絹做的鈕釦都可以一劍穿心，他真是一個決鬪家，一個決鬪家；一他是決鬪家中第一流人物，祇要有一點極小的事觸怒他便可以和人家拚命的。……

羅蜜歐登答。

彭 羅蜜歐來了，羅蜜歐來了。

墨 他好像一隻去了卵的乾青魚似的：肉啊，肉啊，你怎麼會化成魚了！現在他已經是佩特拉克的戀歌中的人物了；盧娜比起他所愛的小姐來不過一個窳頭娘；她虧得有一個較佳的戀人用詩歌讚美她，也是實在的；黛多不過一個恐婦；克柳巴脫拉不過一個吉卜西；赫倫和赫羅不過兩個

淫賤之婦；至於昔絲碧是灰色眼睛也好什麼也好，更不必說了。羅蜜歐先生，Bon Jour（你今日好呀）！這是對你那法國式的襪子的法國式的應酬哩。你昨晚欺瞞得我們好呀。

羅 願兩位老兄晨安。你說我有什麼事欺瞞了你們？

墨 先生，就是你中途溜跑了那件事；你還假裝不知道嗎？

羅 好墨，原諒我，我那時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無論誰有了我這樣的事，論不定也要變曲禮節的。

墨 那麼你豈不要說誰有了你那樣的事都要變曲禮節嗎？

羅 那是什麼意思，是要講禮節嗎？

墨 這真被你很懇切地猜中了。

羅 你這也真是很有禮節的解釋。

墨 哼，人家說我是禮節的精英（Pink）呢。

羅 你所謂精英（Pink）是一說種花（石竹花）的名字嗎？

墨 正是。

羅 哦，那麼我這小孔（Pink）很多的薄底鞋，真開着很好的花呢。

墨 你說得好；我們把這笑話說到你的襪子穿爛了的時候去，你那襪子的單皮一爛掉，便要露出那難看的赤腳來呢。

羅 暖喇你這單調的笑話，把你那愚鈍的腦髓都露出來了！

墨 好彭福柳，快來調停一下；我的智慧要疲倦了。

羅 快些用馬鞭子打起來，用鬮馬刺馮起來；否則我要宣告勝利了。

墨 不，若是你的智慧要做「追野鵝」的賽跑，我可不奉陪了，因為我相信你那五種智慧之中任那一種智慧中間所有的野鵝都比我的全五種智慧中所有的多：你佩服我追鵝的聲喻打得好嗎？

羅 你除開做鵝之外沒有一點使我佩服的。

墨 你開這樣的頑笑我要咬你的耳朵了。

羅 不，「好鵝，你不要咬」。

墨 你的機智真像一個又酸又苦的蘋果：若是拿來做醬油更要酸苦得很。

羅 若是拿來醃肥美的鵝肉不好得很嗎？

墨 暖呀你的機智像野羔皮似的，由一英寸那麼窄可以引伸到一碼那樣寬！

羅 由這個「寬」字引伸起來，加在鵝上，可以證明你的嘴真寬到天下無雙了。

墨 你看，這不比爲着戀愛問題去愁嘆要好些嗎？現在你很和

易可親了，現在你真是羅蜜歐了：現在你的性格也好習慣也好都是你的本來面目了：因為這口裏流涎的戀愛就像個大傻子上上下下亂跑要把他的手杖藏到穴中間去。

彭 說到裏止了，說到裏止了。

墨 你要勉強打斷我的話嗎。

彭 我若讓你把話端擴大，你又會尋別的話說了。

墨 嗚喲，你被我騙了；我正想把話端縮小呢：因為我已經說到話的盡頭來了；我實在不想再說下去了；

羅 好生意來了！

乳母和魯的侍者〔彼得〕登場。

墨 一條船，一條船！

彭 兩條，兩條；一條褲子，一條裙子。

乳母 彼得！

彼 是！

乳母 拿我的扇子來！

墨 好彼得，快把扇子遮了她的尊容；因為扇子的臉兒實在比她那副尊容要好看些。

乳母 各位少爺，早安呀。

墨 你這位美麗的奶奶，晚安呀。

乳母 已經晚了嗎？

墨 我告訴你，一點也不錯的，因為日規那隻邪淫的手現在放在正午的度數上了。

乳母 這是什麼話！你這位是什麼人？

羅 老奶奶，這個人是上帝造來破壞事情的。

乳母 「造來破壞事情的」嗎？老實說，您這話真說得好。借問各位少爺，有誰能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羅蜜歐少爺呢？

羅 我能够告訴你；但是你會見他的時候，他纔然是少爺，要等到您找到他，他恐怕早已是老爺了；我便是最年輕的羅蜜歐，此外沒有比這個更壞的，

乳母 您說得好。

墨 什麼，你說最壞的是好的嗎？這意義真取得好，聰明得很，聰明得很。

乳母 先生，您若是羅蜜歐少爺，我想借一個地方和您說幾句話。

彭 她光景要邀他去吃晚飯哩。

墨 一個度娘，一個度娘，一個度娘！啊來了！

羅 你看見什麼東西？

墨 先生這來的並不是兔子，就是兔子也是一隻做四句齋的
餓頭餓的兔子，還沒吃以前早就走了味，上了齋呢。

[唱詞]

一隻上了齋的老兔子，
一隻上齋的老兔子，
這是四句齋的好食物；
但是一隻上了齋的兔子，
二十個人還吃不了，
因為沒有吃以前早就上齋了。

羅 蜜歌，你到父親那裏去不去？我們到那裏一塊兒吃似
去。

羅 我隨後就來。

墨 再見了，古時候的小姐；再見了[唱詞]小姐，小姐，小姐。

[樂師的與影相初退場。]

乳母 是，再見了！先生，請問這是那裏來的無禮的光棍口裏
這樣多頑笑話？

羅 乾娘，他是一個愛聽自己說話的人，他一分鐘中間所說的
話，比他一個月裏所聽來的還要多呢。

乳母 他若在那裏談論我什麼事，我決不依他，那怕他比他的。

第二幕 第四場

外樣子還要強些，像這樣無禮的東西，就有二十個我也不怕；若是我一個人的力量不夠，我還可以請那些有力的來。爛污的惡徒！我可不是那種不正派的女人；我可不是他那種無賴漢的同伴；彼得，你却站在傍邊讓那班惡徒任意侮辱我嗎？

彼得 我沒有看見什麼人任意侮辱您；我若看見了，我告訴您，我的寶劍早已出了鞘了；我若是找到了正好打架的機會，又逢着道理在我們這邊的時候，我拔劍的速度決不慢似那一個。

乳母 嗚呀，天哪，我真慄得滿身發抖起來了。爛污的惡徒！先生請您說一句話：我不對您說過嗎，我們小姐要我來尋您，她要我代傳的話我暫且不說；但是先讓我告訴您；您若想把我們小姐，照俗話所說的，引到果子的樂園裏去，那也像俗話所說的，真是一件昧良心的事；因為我們那小姐年紀輕得很；所以，您若是對她有兩樣的心，那真是對於小姐們一件負心的事，而且是很卑怯的行爲。

羅 乾娘，拜上你的小姐。我敢對你斷言，——

乳母 您的良心真好，我回去一定仔細地告訴她；天哪，天哪！我那小姐不知道怎樣的歡喜呢！

羅 乾娘，你把什麼話告訴她呢？你還沒有聽我說。

乳母 先生，我去對她說您對我斷言了；您所斷言的，照我的意思猜想來，一定是些紳士的話。

羅 你去對小姐說，要她今天午後想想法子，到羅達斯長老的廳堂裏來行懺悔禮；我們行了懺悔禮之後，便可以舉行婚禮。這一點小意思便是酬謝乾娘的勞力的。

乳母 少爺，真是不要，我一辨士也不要。

羅 收下罷；不要客氣。

乳母 少爺，是今天下午嗎？那麼好，她一定來的。

羅 哦，好乾娘，請你在修道院後面的牆邊等一下：這一點鐘內我的家人會來找你，把那軟梯似的繩子交給你；這繩子是今晚要把我悄悄地載到我的歡喜的頂點去的。再見了；替我忠實的幹，我決不虧負你；再見了；多多拜上你的小姐。

乳母 那麼願上帝保佑您！哦，少爺，我還問您一件事。

羅 親愛的乾娘，你有什麼事問我呢？

乳母 您的家人的嘴穩不穩呢？您不聽見人家說「兩個人可以守秘密，但不可有第三個人加入」嗎？

羅 你放心，我的家人的嘴和鋼鐵似的穩呢。

第二幕 第四場

乳母 那麼纔好哪！講到我的小姐呀，她真是世界上第一等可愛的人——嗶啞！尤其是她那做小姑娘的時候啊。……哦，本市有一個貴族叫拔理斯的，她千方百計地想要討我們小姐；但是我們小姐說她與其看他不如看那爛蝦蟆倒好些。我有好幾次因為說拔理斯是一個很美麗的男子觸發了她的怒；我告訴您啊，我是那樣一說了，她的臉色登時白得像竹布似的。請問羅斯美莉（Rosemary）和羅蜜歐（Romeo）是不是用同一個字母起頭的。

羅 乾娘，正是；你問那個做什麼？這兩個字都用羅（R）字起頭的。

乳母 啊呀，好笑！那不是狗的名字嗎？R是狗——不對；我知道一定是用別的字母起頭的：——而且她做了一首很美麗的詩講您和羅斯美莉的，您聽了一定就喜得了。不得。

羅 拜上你的小姐。

乳母 是，我說幾千次都可以。[羅蜜歐退場。]彼得！

彼得 是！

(1. Ben Jonson 在他的 English grammar 中說 "R is the dogs letter and hirreth in the sound".)

乳母 彼得，你替我拿了扇子，你走前面，放遠些。

〔退場。〕

※ ※ ※

第五場——嘉普列特家的庭園。

朱麗葉登場。

朱 我差乾娘出去的時候剛打九點鐘；她許我隔半點鐘就回來。或者乾娘找不着他也未可知；但這是不會有的事。咳，她真是一個跛子！戀愛的使節最好是靈犀啊，牠的腳比起走停在那邊山上的陰影的太陽光還要快十倍呢；因此司愛的女神威納斯的車子定要羽翼輕捷的鳩兒來拖；司愛的男神邱比德的肩上定要生一對比風還要快的翼翅。現在太陽已把今日的旅途中那最高的山過去了，從九點到十二點也經了三個長時間了，可是還不見她回來。她若還有情愛和青春的熱血，就應該像球兒似的快去快來；把我的話傳給我那可愛的情人，又把他的話傳給我；但是年老的人，有許多總要做起那種一絲生氣也沒有的樣子；做起事來個個散散地，初一一下，十五一下，身體笨重得不堪，臉色和鉛也似的蒼白。哦呀，我的上帝啊，她回來了，

乳母〔和彼得〕登場。

第二幕 第四場

親密的乾娘，怎麼樣的？你會了他沒有。你要他走開。

乳母 彼得，你到們那里去等我。

〔彼得退場。〕

朱 現在你告訴我，親愛的好乾娘，——嘎納，天哪，你的樣子怎麼這樣憂愁？那怕消息是憂愁的。也請你愉快的說；若是好消息，你用這樣一幅難看的臉色演奏出來，不要辱沒那和美的音樂嗎？

乳母 我疲倦極了，等我休息一會子；嘎納，我的骨頭怪痛的！我今天不知道怎樣的找他哩！

朱 我惟願我的骨頭是你的，你的消息是我的。喂，來哪，我請你說；我的好乾娘，你說吧。

乳母 嘎納，您忙什麼？您等一會子也不行嗎？您不看見我跑得氣都沒有了嗎？

朱 你還有氣對我說你跑得氣都沒有了，怎麼會沒有氣了呢？你爲辯解你延擱不說所說的話比你肯說的正話還要長些哩。你所得的到底是好消息呢，還是壞消息呢？你答我這個問題；你說了這個，我再問你的詳細情形；快些告訴我，那消息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乳母 我告訴您罷。您的選擇法太傻了；您不知道怎樣去選姑

爺：羅蜜歐嗎！哼，他那里配；他的臉兒雖說比無論什麼人都長的俊；他的腦雖說比一切的人都要優秀些；他的手哪，腳哪，身體哪，這些固然值不得一說，也沒有人比得他上；但是他終不是深懂得禮節的，不過我也不埋沒他，他真像羔羊似的馴善。小姑娘，幹起去吧；好住去服事上帝。哦呀，您在家裏吃了午飯沒有？

朱 沒有，沒有；但是這些事我早已曉得了。你祇說他關於我們的婚姻說了一點什麼？說了一點什麼？

乳母 天哪，我的頭好痛啊！我怎麼會有這樣一個頭啊！他痛得好像要裂做兩開似的。我那一邊的背，——腰啊，我的背我的背！您差我出去東一尋西一找，找得我滿身痛得要死，小姐，我真要埋怨您啊！

朱 我害得你跑得很苦，真是對你不起，可是我的親親熱熱，親親熱熱的乾娘，你告訴我啊，我的情人怎麼說的？

乳母 你的情人真不愧是一個正直的，斯文的，而且仁慈的，溫雅的，尤其是有道德的紳士，他說呀——老太太在那裏？

朱 老太太在那里！她在家裏呀；她不在家裏會在那裏？你看你這話答得好奇怪！你的情人他真不愧是一個正直的紳

第二幕 第五場

士，他說，老太太在那里？]

乳母 嗚啞，我的小姐啊！您這麼怎樣着急呢！真是，我相信您耐不住；但您就是這樣酬我的勞嗎！從今以後您自己去傳遞消息吧。

朱 看你鬧的多麼大！告訴我，羅雀怎麼樣說的？

乳母 您已經求您母親允許您今天去行懺悔禮嗎？

朱 我已經得了她的允許。

乳母 那麼您快些到羅遜斯長老的廳堂裏去；有一個新郎在那等您做他的新婦呢；您看，那淫蕩的血飛到您的臉上了；無論什麼話都可以使您的臉上羞得通紅哩。快些到教會裏去；我還要到別地方去，拿一張梯子來，您的情人，祇等天一黑便要由這個梯子爬到鳥巢裏來；我爲着您的歡樂什麼苦差都願意辦，但是您到了晚上那重擔子也够得您擔哩。去；我要去吃飯了；您快些到廳堂裏去。

朱 快些到最高的幸福之國裏去！忠實的乾娘，少陪了。

[退場。]

※ ※ ※

第六場——羅遜斯長老的廳堂

羅遜斯長老與羅雀退場

長老 願天對於這個神聖的儀式加以微笑，日後不要以悲哀來責罰我們！

羅 阿們，阿們！但是悲哀要來儘管來，祇要給我一分鐘的短時間和她會面，就有絕大的悲哀也無損於這種歡喜；祇要您用神聖的言辭結合了我們倆的手，那麼任消滅戀愛的死要怎麼幹都可以；祇要能叫她是我的妻子我就心滿意足了。

長老 這些激烈的歡喜必有激烈的終局。而且勝利之日便是他們的死滅之時，像火與火藥一接觸便爆發一樣：最甜的蜜于他的甜美之中含着討厭的味兒，吃起來反減退人家的食慾；所以戀愛總以中庸為好；要中庸的戀愛纔能長久。太快和太慢一樣的到得遲呢。

朱麗葉登場。

啊呀小姐來了：這樣輕的腳，無論怎麼樣踩，地下鋪的堅固的石頭永不會磨滅呢；有戀愛的人就乘着在夏天裏的輕風之中飄蕩的游絲，光景也不會掉下來；虛浮的歡喜總是這樣輕的。

朱 弟子請師父的晚安。

長老 女兒，羅蜜歐會代替我們倆答謝你的。

第二幕 第六場

朱 我對他也要一樣的問安，否則他的答謝便太多了。

羅 咳，朱麗葉，若是您的歡喜的量和我一樣，充滿全身，您描模這種歡喜的才能又比我高，那麼用您的呼息把這四圍的空氣溫馨一下，用您那豐麗的音樂似的聲音把我們倆這次甜蜜的會見所成的靈妙的幸福寫出來吧。

朱 事實比言辭豐富的思想，誇的是實質而不是裝飾；他們的富力可以計算的祇算是乞丐；但我的真愛增漲到這麼一個程度我連我的富力的半數都計算不清了。

長老 來，同我來，我們快些把事情做完；因為非等到神聖的教會把兩人結為一體之後，你們倆不能私自在一塊兒呢。

〔退場。〕

※ ※ ※

第 三 幕

第一場——公地

墨 邱灼 彭 科 侍者，及僕人登場。

彭 我說，好麥邱灼，我們回去吧：天氣又熱，嘉普列特家的人又都在外面，我們若遇見了，又免不得一場吵鬧；因為這樣的熱天；很容易使脈管裏的熱血沸騰哩。

墨 你真像那些人一樣：跑進酒店裏的時候把他的劍鞘桌上叩着，說道：『願上帝使我沒有用牠的必要』及至喝上了兩杯酒，發作起來，便真正不必有一點什麼必要，早抽出劍來尋酒保鬧起來了。

彭 我真像這一種人嗎？

墨 怎麼會不是，你的性情暴燥不讓於意大利的任那一個男子，你的脾氣人家可挑發不得，一挑發了你就要發脾氣的。

彭 發什麼脾氣？

墨 哼，像你這種脾氣的人祇要有兩個，便會互相廝殺起來，登時殺的不留一個。你看！你會爲着人家的鬍子比你多幾根，或是少幾根和人家吵鬧；你會和一個吃栗子的人吵鬧儘爲着你的眼睛是栗色的：你的眼睛不是爲着人吵

第三幕 第一場

架的眼睛却是什麼眼睛？你的腦子裏滿裝着吵鬧像雞蛋裏滿裝蛋黃一樣，而且你的腦子因為吵鬧的關係早打的和雞蛋似的腐臭起來了：你會和一個在街上滾滾的人吵鬧因為他把你那在太陽底下睡覺的狗驚醒了：你不會和一個成衣匠交手因為他在四句鐘之前穿着他的新製的緊身衣嗎？你不會和另一個人交手因為他的新繅子上打着舊結子嗎？你還有本事教我不要和人家吵鬧！

彭 我若是像你那樣的喜歡吵鬧，我情願於一點十五分鐘中間把我這條性命的絕對所有權賣給任何人。

墨 絕對所有權！嗚呼你這種絕對的傻子！

彭 喂，嘉普列特家的人來了。

墨 嚇，怕什麼。

泰伯爾梅和其他的人登場。

泰 緊隨着我，因為我要和他們說話。各位，請了：我想和你們中間那一位說一句話。

墨 你祇和我們中間那一位說一句話嗎？配起一對如何；一句話之外還加上一拳吧。

泰 你若給我那種機會時，先生，我自然是奉陪的。

墨 我若不給你，你就不能尋什麼機會嗎？

泰 墨邱灼，你總是和羅蜜歐合板同腔的。——

墨 合板同腔！什麼，你把我們當吹鼓手嗎？你若把我們當吹鼓手我教你專門聽噪音：這便是我的胡弓；這便是我使你跳舞的東西，好畜生，合板同腔！

彭 這地方是大街上：我們最好找個什麼僻靜的地方，冷靜地理論你們的曲直否則還是分手的好；你看許多眼睛都望着我們呢。

墨 人家的眼睛自然是看事的，他們要望儘管他們望；我是不管人家說長道短的，我。

羅蜜歐登場。

泰 好呀，先生，我不與你爭論：我的人來了。

墨 先生，他若穿着你家裏的制服，我情願論紋：老實說，好，快到決鬪場去，他一定跟着你去的。你若取的是這個意思，那麼你可叫他做你的『人』。

泰 羅蜜歐，我沒有別的更好的名詞表示我惱恨你的意思，——我罵你是一個惡棍。

羅 泰巴爾特，你這種應酬話早應該引發我的無明火來，但因為有一種使我不能不愛你的理由，所以我不和你一般見識：我并不是惡棍：所以再見了；我看你并不理解我。

第一幕 第三場

泰 小子，你這話并不能辯解你對於我所加的無禮；休要多言，快些站好把劍抽出來。

羅 我敢斷言，我從沒有對你無禮過，而且我愛你之深非等你明白了我的愛的原因你也決想不出：所以，好嘉普列特，——這個姓呼起來同我自己的姓一樣的親熱，——你不要動氣吧。

墨 國賊，你這種降服，何等懦弱，何等不名譽，何等卑劣！這問題祇好讓劍去解決罷。（拔劍）泰伯爾特，你這捉耗子的東西，你走不走？

泰 你要怎麼樣？

墨 貓大王，沒有什麼，不過要你那九條命中間的一條命罷：不客氣的說，看你怎麼來，我或者把你那其餘八條性命都斫的粉碎也未可知。你還不握着那耳朶形的劍柄把劍抽出來嗎？趕快，否則你的沒有抽出來，我的早上了你的耳朶了。

泰 我來奉陪你 （拔劍）

羅 溫良的墨耶灼，把你的劍收起罷。

墨 來呀，先生，我要刺了。 （他兩人圍起來）

羅 拔劍，彭爾柳；把他們的武器打下來。紳士們，不害羞嗎，

有話好說的：泰伯爾特，墨邱灼，公爵爺不是嚴禁在威挪拉的街市上打架嗎？放手，泰伯爾特！好墨邱灼！

泰伯爾特由羅董歐的跪下刺中墨邱灼，逃去了。

墨 我受傷了。你們兩家的毒物！我傷得很重。他走了嗎，一點傷也沒有受？

彭 什麼，你受傷了嗎？

墨 哼哼，略略的受了一點兒傷；可是已經够得受了。我的家人在那裡？快去，你這惡徒，請一個外科醫生來。（侍與退場）

羅 你要你打起精神；這傷決不會重的。

墨 不重，這傷既沒有井那樣深，也沒有教會的大門那樣寬；但是已經够我受用了：你明天來訪我，我在墳墓裏等你。我告訴你，我已經不與聞世事了。你們兩家的混帳東西！這狗子，這耗子，這鼯鼠，這貓子，他的鬼爪會抓死人！這牛皮鬼，這惡棍，這奸黨，他會照着算學書使劍！你見了什麼鬼要闖到我們倆中間來！我是在你的腕底下受傷的。

羅 我是一番好意來勸你們倆的。

墨 彭福柳，把我扶到那一個家裏去，否則我要昏倒了。兩家的混帳東西！他們把我做了蛆蟲的餌食了，我算吃了虧了，吃了大虧了。你們還兩家的東西！

第一幕 第三場

[墨邱灼與彭羅溫登場。]

羅 這位紳士，他是公爵的近親，我的至友，今天爲着我的事受了這種致命的傷；我的名譽也被泰伯特的嘲罵辱沒盡了，——泰伯特他一時還是我的親戚！咳，朱麗葉，你的美把我弄成一個全無丈夫氣的人了，把我的性情中百鍊之鋼的勇氣也化爲纔指柔了！

彭羅溫登場。

彭 咳！羅蜜歐，羅蜜歐，勇敢的墨邱灼死掉了！他的英靈突然厭惡塵世昇天去了。

羅 今天這種黑運一定還要支配許多天；這個不過災禍的開場還會生出別一種結果呢。

彭 那兇暴的泰伯特又來了。

泰伯特再登場。

羅 墨邱灼死了！他却活着逞強嗎！事已至此還講什麼表敬意的寬容，讓眼光如火的忿怒做我的嚮導罷！好，泰伯特，你剛纔罵我做「惡棍」現在轉敬給你罷；墨邱灼的英靈，雖我們的頭上不遠，他正等着你的靈魂去和他作伴呢。你也好，我也好，或是我們倆個也好，非把一人同他去不可。

泰 可憐的孩子，你既然是同他來的，便應該同他去。

羅 蜜 葉 與 朱 區 葉

羅 這祇好請牠來決定一下。

牠們竊竊起來；泰伯爾特倒地。

彭 羅蜜歐，快些逃起跑！市民都擁起來了，泰伯爾特也殺死了。不要呆站着。你若是被人拿下了，公爵會宣告你的死刑；所以你趕快走罷！

羅 嗚！我成了運命的玩物了！

彭 你怎麼還不快走！

羅蜜歐退場。

市民等登場

市民¹ 殺墨邱灼的兇手逃往那條一條路去了？那兇手泰伯爾特逃往那一條路去了。

彭 泰伯爾特睡在這里了。

市民¹ 那麼快些隨我來，先生；我以公爵的名字命令你，你得服從我。

公爵引侍從登場；孟塔克，蓋普列特，和他們夫人及其他亦登場。

公爵 這個爭鬪的先下的兇徒到那里去了？

彭 高貴的公爵啊，這次慘劇的不幸的經過我都能一一說明出來；倒在這里這個人被少羅蜜歐殺了，被羅蜜歐殺了的這人又殺了您的親戚墨邱灼。

第三幕 第一場

嘉普列特夫人 嗚呀，泰伯爾特，我的姪兒呀！我兄弟的兒子呀！嗚呀，公爵呀，姪兒呀，夫呀，這一下把我至親的血都流了！公爵閣下！您是個公平不過的人，請流孟泰格家的血來償我們的血。嗚呀，姪兒呀，姪兒呀！

公爵 彭福柳，這種流血的爭鬪是誰先動手的？

彭 被殺死在這里的泰伯爾特，喪在羅蜜歐之手；羅蜜歐最初和他好好的說，教他想想吵架子是何等沒趣的事，又說若吵鬧起來一定要引發公爵爺的大怒：他說這話的時候真是低聲下氣，和顏悅色，彎腰打躬地，但是毫不能解對於和平的泰伯爾特那種不情的忿怒，反倒舉起鋒利的佩劍朝着勇敢的墨邱灼的胸膛刺來，墨邱灼也是和泰伯爾特一樣的血氣少年，便轉過身來劈面對着他，口裏喝一聲「好小子」一隻手撥開他那無情劍，一隻手便還他一下，泰伯爾特眼明手快也接過了：羅蜜歐高聲叫道，『朋友們，停手！朋友們，分開了罷！』同時，他那敏捷的手腕早把他們那不祥的劍打下來，閃進去攔住他們倆；不料泰伯爾特從羅蜜歐的肘下，突然很很的一劍便把剛勇的麥邱灼的性命結果了，泰伯爾特便逃起跑了；但是隔了一會羅蜜歐剛起了復仇之心的時候泰伯爾特忽然又跑來了，他們倆

電光似的鬥起來，我剛要拔出劍來分開他們，豪勇的泰伯爾特也早吃羅蜜歐殺倒了，當他倒了的時候羅蜜歐也持轉身逃走了。這些都是實情，若有半句假話可取我彭福柳的性命。

嘉夫人 他是孟塔克的親戚；爲着私情便說起說話來了；他的話都是假的：他們有二十來人參加這次的惡鬪，以二十個人合起來打一箇泰伯爾特如何不死。我求公爵的公平的裁判；羅蜜歐既殺了泰伯爾特，他便非償命不可。

公爵 他殺了泰伯爾特，泰伯爾特又殺了墨邱均，然則墨邱均的尊貴的血又找誰賠償呢？

孟 公爵閣下，決不能找羅蜜歐賠償，他是墨邱均的朋友，他的罪過在不該把應伏國法的泰伯爾特的性命結果了。

公爵 因爲他犯了那種罪過本爵立時便要將他驅逐出境：本爵也牽入你們兩家的仇怨的進程中了，爲你們這種野蠻的爭鬪却流了我們族人的血；但是我要科你們的重罰使你們知道悔恨不該叫我受這樣大的損失：你們辯護也好，請罪也好，我都不聽；眼淚也好，哀求也好，都贖不了這種罪過；因此這些方法都不必用：祇叫羅蜜歐趕快就道，否則，一經發見那時便是他的最後。那麼把這屍骸抬去再

第三幕 第二場

聽我的命令：若殺人的可惡，慈悲反成了害人的東西了。

〔退場。〕

※ ※ ※

第二場——嘉普列特的花園。

朱麗葉獨登場。

朱 你這火足的駿馬，快跑到日神的宿舍去：若是斐東那樣的取者一定把你趕到西方去，即刻把朦朧的夜色帶來。張開你那緊密的帷幕，成人之愛的夜啊，纏着夜行者的眼睛，使羅蜜歐跳到我的腕裏來，不惹人議論也不被人家看見；情人們由他們身上的流光看得見行戀愛的儀禮。或者，若戀愛是盲目的那麼晚上更相宜了。端肅的夜啊，你這全身穿黑的莊重的嫵婦啊，教我怎樣打敗這以一雙純潔無垢的童貞打賭的可操勝算的競爭：請你用你那黑色大衣在我的臉上招展，遮着我的浮動的血色：然後我的勇氣纔大起來，無論做什麼事祇當是真正愛情的純真的行為，也不必怎麼害羞了。快來，夜啊；快來，羅蜜歐啊，快來，你這黑夜裏的白晝啊；因為你啞在夜的翼翅上比鴉背上的新雪還要白。快來，溫美的夜，快來，可愛的褐黑色的夜，把羅蜜歐給我啊；並且，到了他要死的時候，你可把他

捉了碎爲無數的小星兒，他一定能把天的面龐兒弄的這般俊俏，使全世界的人祇愛星夜。一點也不崇拜燦爛的太陽。嗚喲，我雖買了愛情的住宅，但還沒有進去住，轉賣給人家用了，還沒有供人家使用：今日之使人鬱悶，就像什麼大祭日的前晚沒有耐性的女孩子有新衣不能即穿似的。啊，我的乳母來了，她帶着新聞來了；無論誰的口祇要牠道着羅蜜歐的名字便句句都是珠玉。

〔乳母攜繩登場。〕

好呀，乾娘，怎麼樣了？你那是什麼？是羅蜜歐教你拿來的嗎？

乳母 是，是，就是這繩子。

〔把繩子丟在地下〕

朱 嗚喲！怎麼樣了！你怎麼掛着手兒呢！

乳母 咳，今日知道是什麼日子！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我們怎麼得了，小姐，我們怎麼得了！這是什麼壞日子！他去了，他殺死了，他死掉了！

朱 上帝真有這樣嫉妒嗎？

乳母 上帝雖不能嫉妒，羅蜜歐却能够：咳，羅蜜歐，羅蜜歐！誰會想得到有這樣的事？羅蜜歐！

第三卷 第二場

朱 你到底是什麼惡魔要這樣苦我？這種苛責祇合在淒慘的地獄裏咆哮。羅蜜歐自殺了嗎？你祇要說一聲「是」，這個「是」字便比毒「矢」還要利害；有了這樣一個「是」我也要去這個「世」了。若是他真正死了，你就答應「是」，否則便不要說：因為這簡短的一句話要決定我的禍福哩。

乳母 我看見了傷痕，你親眼看見的，——救苦救難的上帝啊！——正傷在他那潤大的胸膛上面；他早成了一具可憐的屍骸了，一具鮮血淋漓的可憐的屍骸了；臉上帶着慘白色，慘白得和灰塵一樣，滿塗着血，滿塗着污血。我一看見便嚇得發昏了。

朱 啊，破裂罷，我得心啊，你這可憐的破產者啊，快些破裂罷。到牢獄裏去，眼睛啊，永遠莫看見自由！這樣惡的塵土啊，依然還到塵土裏去，就此停止動作；你和羅蜜歐裝在同一輛棺車上去罷！

乳母 泰伯爾特，泰伯爾特我的最好的朋友啊：溫文爾雅的泰伯爾特，忠直的紳士啊！誰想到我活着看見你的死呢！

朱 這是什麼暴風這樣從反對面吹來呢？到底還是羅蜜歐被殺，還是泰伯爾特死了呢？或是我親愛的表兄和我那更親愛的良人都死了呢？若是這樣，那麼，可怕的掌號的啊，宣

告世界的末日罷！因為若是這兩個人都死了，誰還願活着呢？

乳母 泰伯爾特殺死了，羅蜜歐驅逐出境了；羅蜜歐殺了泰伯爾特，他自己也被驅逐了。

朱 天哪！羅蜜歐的手曾流了泰伯爾特的血嗎？

乳母 是的，是的；愛翁，一點也不錯？

朱 愛，你這把花顏遮着的蛇蝎的心腸？那樣美麗的洞府會有毒龍藏着嗎？你這和美的暴君！惡魔似的天使！鳩羽的烏鴉！狼子野心的羔羊。外觀很神聖的腐敗的實質！你和你的模樣兒正相反對，你這該墮地獄的聖僧，很可敬重的惡黨！咳造物啊！你既把這種惡魔的靈魂棲息在這樣一個美麗的肉體的人間的天國裏，你又把什麼棲息在地獄裏呢？世間有裝訂得這樣好看而內容却這樣惡劣的書嗎？咳，誰想到這樣華美的宮殿會住着那種騙子！

乳母 所以男子是靠不住的，無信實的，不正直的；一切都是虛情的，假意的，無用的，騙人的。我的用人在那里？快拿些燒酒來：這些憂愁，這些災禍，這些悲哀把我的頭髮都急白了，願恥辱降在羅蜜歐身上！

朱 願上帝爛掉你發這樣的願的舌子啊！他生來是和恥辱無

第三卷 第二場

慕的：恥辱不敢坐在他的額上；因為那里是一個寶座，名譽坐在這上面稱全世界的獨裁君主呢。嗚啞我是一個什麼禽獸敢說傷他的話！

乳母 您能稱贊那殺您的表兄的人嗎？

朱 我能說壞我的丈夫嗎？啊，我那可憐的主人啊，您的名字被三點鐘前剛做你的妻子的說壞了，要用什麼舌子纔可以再使他光滑呢？但是惡徒啊，你怎麼把我的表兄殺了呢？因為，我那兇惡的表兄或許把我的丈夫殺了；回去，愚蠢的眼淚啊，回到你的泉源裏去；你的珠兒該獻與悲哀，你却誤獻給歡樂了。險些被泰伯爾特殺了我的丈夫活着；而險些殺了我的丈夫的泰伯爾特死了；這都是喜事；那麼我為什麼要哭呢？但還有幾句比泰伯爾特之死更使我傷心的話：我很想忘記牠；但是，咳，牠逼着我記憶，好像罪人的心裏忘不了犯罪行為似的：「泰伯爾特死了，羅蜜歐——驅逐出境了」；那「驅逐出境」那「驅逐出境」一句話比殺了一萬個泰伯爾特還要悲慘，若是這場慘劇止於泰伯爾特之死已經悲慘極了；即或禍不單行總要和他種悲痛同來，那麼當她說「泰伯爾特死了」之後，何不接着「你的父親，或是母親，或是雙親之死」呢？若是如此，也不

過照例哭一場罷了。但是於泰伯爾特死了之後却接以「羅蜜歐之放逐」，說這一句話，就等於父親，母親，泰伯爾特，羅蜜歐，朱麗葉一齊被殺，一齊死了，「羅蜜歐之逐放」這句話的殺人的力量無邊，無際，無涯，無涘；沒有一句話能發出這樣悲慘的聲音的。我的父親母親在什麼地方，乾娘呀！

乳母 正撫着泰伯爾特的屍在那里痛哭；你到那里去嗎？我帶你去。

朱 讓他們用眼淚去洗他的傷痕；他們的眼淚乾了的時候，我哭羅蜜歐的放逐的眼淚也要盡了。把這繩子拿起；可憐的繩子啊，你和我一樣都受了運命的欺騙了；因為羅蜜歐被逐了；他安排把你做到我牀上來的大道；但是我，一個處女，要做一世的「處女孀婦」了。來吧，繩子，來吧，乾娘；我要到我的合歡床上去；羅蜜歐縱不能來，死神啊，你做我的新郎吧！

乳母 快到您的房裏去；我去把羅蜜歐尋來憑藉您；我很明白他在什麼地方。您聽我說今晚您的羅蜜歐一定會到兒來；我要到他那里去；他繫在羅連斯的廐子裏。

朱 是；快去尋他，把這個戒指給我那真正的騎士，教他來此

第三幕 第二場

作最後的告別。

〔退場。〕

第三場——托赫僧羅連斯的廳堂。

羅連斯登場。

羅 羅蜜歐，出來，出來呀，這避人的人：煩惱愛上了你，你得和吳禍結婚哩。

羅蜜歐登場。

羅 長老，消息如何？公爵怎樣宣告的？有什麼悲哀，等着要和我相識，我却還不知道呢？

羅 我的親愛的孩子，你和這些嚴峻的朋友太相熟了啊：我特來把公爵的宣告這個消息告訴你的。

羅 公爵的宣告決不會比死刑更輕罷？

羅 這是他的口裏發出來的很寬大的判決，不是死刑，却是流刑。

羅 哈，流刑！請慈悲一點，說是「死刑」；因為流刑的樣子比死更可怕：不要說「流刑」啊。

羅 這不過把你逐出威挪拉：你要忍耐些，因為世界還寬大得很哩。

羅 不，出了威挪拉的城牆一步，便沒有世界，有的是煉獄，苟

羅蜜歐與朱麗葉

責，和地獄的自身，逐出這里便等於逐出世界，逐出世界便是死了，所以「流放」祇是死罪的別名：您把死刑稱作流放，等於用黃金的斧鉞斫掉我的腦袋，却對着這殺我的一擊而微笑哩。

羅 阿，重大的罪孽！愚魯的忘恩！你的罪過照國法本應處以死刑！但仁慈的公爵，左袒於你，纔把法律丟在一邊，把那不祥的「死刑」兩字改為流放：這是他的高恩厚德，而你不知道嗎。

羅 這是苛責，不是恩德：朱麗葉所住的這地方便是天堂；住在這天堂的一切貓子，狗子，小耗子，與夫一切沒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瞻仰朱麗葉；但羅蜜歐却不能够：那集在腐肉上的蒼蠅比起羅蜜歐來實力還要充足，地位還要高貴，在美人前獻殷勤的機會還要多！牠們可以襲取親愛的朱麗葉那白玉似的手兒，又可從她那雖與清淨貞潔的禮節相吻合，而稍引為罪過，羞的面泛紅潮的櫻唇上偷取永劫的祝福；但是羅蜜歐不能够；他被放逐了；蒼蠅可以做的事我却不能做；牠們是自由人，我是被放逐的。您還能說放逐不是死罪嗎？您有沒有調好了毒藥，有沒有磨快了的鋼刀，那怕很卑劣都可以，除開「流放」之外還有沒有登時致

第三幕 第三出

死的方法？——「流放」咳，長老啊，那是魔鬼在地獄裏用的話；一說這話的時候，呻吟痛楚之聲便隨之而起：您既是個神聖的，靈感的，聽人悔罪，爲人贖罪的大法師，又是我最好的朋友，却忍心把「流放」這種話來傷我嗎？

蘿 你這愚蠢的瘋人，且聽我說一句話。

羅 嗚呀，您又要說「流放」了。

蘿 我想給你一付避開那句話的鎧甲；我把「哲學」這逆境中的甜乳給些你嘗嘗，你就被放逐了，也可以得着慰藉。

羅 您還是說「放逐」嗎？把您那哲學束之高閣去罷！哲學若不能造成一個朱麗葉，遷徙一個都市，改變一個公爵的宣告，便於我一點幫助也沒有，一點用處也沒有：請不必說了罷。

蘿 咳，你看這瘋子簡直沒有耳朵。

羅 賢人尚且沒有眼睛，瘋子那得有耳朵呢？

蘿 我且就你的境過來講。

羅 您怎麼能夠說您自己不曾實感的事：您若和我一樣的年輕，一樣愛着朱麗葉，結婚之後纔一點鐘，便殺死了泰伯爾特，和我一樣在狂熱的戀愛之中，一樣的慘遭放逐，那麼您可以說，可以像我現在一樣的搔着頭髮，一樣的滾在

羅蜜歐與朱麗葉

地下，測量那沒有掘的墳墓。〔外面叩門之聲〕

羅 快起來；誰在那里敲門；好羅蜜歐，藏起來。

羅 我不；除非我那傷心的嘆息，霧也似的，把我從追兵的眼裏藏起來。…〔叩門之聲〕

羅 聽，他們敲的那樣急！誰呀？歐蜜羅快起來；你是那樣，必被人家捉去，請等一會兒！站起來；〔叩門之聲〕快跑到我的書齋裏去，就來了！天哪，你怎麼這樣蠢！來了，來了！〔叩門之聲〕敲門敲的這樣急的是那一位？您是那裏來的？來此有什麼貴幹？

乳母〔在內〕讓我進來，您便會知道我的來意了；我是朱麗葉小姐差來的。

羅 那麼，請進。

乳母登場

乳母 暖呀，神聖的長老，暖呀神聖的入師父，快告訴我我家小姐的姑爺在那裏？羅蜜歐在那里。

羅 在那邊地下痛飲着他自己的眼淚哩。

乳母 暖呀，他正和我的小姐一樣！正和他一樣！可悲的同情啊！可憐的景況啊！她也正是這樣滾在地下，哀號一陣又啜泣一陣，啜泣一陣又哀號一陣，站起來，站起來；站起，

第三幕 第三出

做一堂堂的男子漢；爲着朱麗葉，爲着她，快站起來吧！您怎麼寧的這樣傷心呢？

羅 乾娘！

乳母 嗚呀姑少爺！姑少爺！不要傷心呀，死便是一切結局哩。

羅 你說朱麗葉的事嗎？她現在怎麼樣了？我把她的至親的血污染了我們倆的歡樂的兒童時代，她不把我當作一個殘忍的殺人犯嗎？她在那里？她怎麼樣了？我那秘密的妻子對於我們那一筆勾消了的戀愛怎麼說的呢？

乳母 嗚喲，她什麼也沒有說，姑爺啊，祇是哭了又哭；潮倒在她的床上；忽然又站起來，喚着泰伯爾特；如是又喚着羅蜜歐，如是又倒下去了。

羅 好像那個名字，那從一枝鎗的致命的噴準發射出來的名字，把她傷害了似的；好像那個名字的受咀咒的手把她的親戚殺了似的。唉，長老，告訴我，我這個萬惡的名字任在我的身體的那一部份？告訴我，我好削掉這可惡的肉塊。（拔劍）

羅 快停住你那不顧生死的手：你是不是一個男子？看你的形骸是一個男子；但你的愁眉淚眼何乃像一個女子；你這狂暴的舉動又表示一種限類的非理性的忿怒；你這看去像

男子的愚昧的女子！你這看去男女兩者都像的醜惡的禽獸！你把我惹倒了：說實在的話，我以爲你氣質一定涵養得比現在好。你沒有殺死泰伯爾特嗎？你還要自殺嗎？你還要對你自己的身體加以該死的怨恨，以間接殺害那靠你生活的小姐嗎？你的爲什麼要怨天恨地阻咒你的出生？生與天地三者同時結合而成你的身體；你却要同時把牠失去嗎？喂，喂，你辱沒了你的人物，你的愛情，你的才智正像那守財虜空積着無窮的財寶而全不知拿來作正用似的，你不知道拿起你的人物，你的愛情，你的才智來裝飾你自己：你的高貴的人物失去了丈夫氣，徒然成了蠟製的形體，你那鎮重的戀愛的盟誓因爲不能履行都成了妄言，你的才智，本是修飾你的人物和愛情的，却被兩者弄成了一個畸形，好像不熟練的兵士的皮囊中所藏的火藥，因爲不知處理方法爆裂起來，以自己的軍火把自己炸得粉碎似的。好，站起來，漢子！你最近還爲她憔悴欲死的你那朱麗葉還活着：這就是你的幸福了！泰伯爾特想殺你的，你却把他殺了；這也是你的幸福：本應宣告你的死刑的法律，却做你的朋友，把死刑改爲放逐；這更是你的幸福：滿天的福加在你的背上；幸福又穿着她那最美麗的衣服

第三幕 第三場

在那里彌你，你却像那橫棍刁頑的下等婦人一樣，尖着嘴咒罵你的運命和愛情：你要注意些，注意些，因為這等人總死得很悲慘的。去，快依前約，到你的愛人那兒去，爬到她的房裏，去想藉她但你要注意莫挨到街上站了夜警的時候還不走，因為那樣一來不能出城向曼都亞去了；你安心到曼都亞去住，等到我們得到一個宣布你們的結婚的機會，使你們兩家重敦睦誼，求公爵赦了你的罪，把你叫回威搦拉來那時的歡喜比起今日的悲傷不知道要好幾十萬倍呢。乾娘，你先去？致意你的小姐，並且叫她催滿屋的人早些睡，有很大的悲哀的人也容易早睡的：羅蜜歐隨後就來了。

母乳 呀喲，上帝啊，我很不得整晚坐在這里聽您老人家的好教訓？有學問真是有意思啊！姑少爺，我去告訴小姐說您就來了。

羅 好，你告訴她說我就來了，並且要我的愛人預備責罵我的話。

母乳 哦，姑少爺，這戒指是她託我送給您的：您要快些來，因為時候很不早了。

〔退場。〕

麗 得了這個我纔安心了啊！

羅 那麼你就去罷；祝你的晚安；你的成敗利鈍在此一舉；你今晚或是趁街上沒有站警兵以前動身，或是等到天要亮了時候改裝逃走都可以；總之權且在曼都亞寄居幾月；我自然替你找一個人隨時把這裏的消息傳給你；好，我們握手而別罷；時候不早了；再會吧；祝你晚安。

羅 若沒有那種無上的歡樂在那里招我，我和您這樣匆匆而別，真是一件黯然神傷的事，再見了。

〔退場。〕

第四場——嘉普列特家之一室。

嘉普列特，嘉夫人，和埃理斯登

嘉 公子，因為有這樣不幸的事發生，我們也沒有工夫去打動我們的女兒；您試想想，她和她的表兄泰伯特友愛得很；我也頂喜歡那孩子，——咳，我們人難道是為死而生的嗎？時候不早了，她今晚恐怕不會下樓來；老實說，不是公子來了，我們早於一點鐘以前就寢了。

拔 在這種悲傷的時候我也不好向女公子求婚。夫人，祝您老人家的晚安；請致意您的女公子。

嘉夫人 致意得到的，我明天早晨就去探探她的意思；今晚她

第三幕 - 第四場

因為悲哀得很，早關門睡了。

嘉 拔理斯公子，我決計大膽地把我女兒的愛情呈獻給您；我想她一切都會服從我的；是，她一定能聽我的話。夫人，你就疑以前可到她那里去；把拔理斯賢婿的思慕之情仔細告訴她；並且，你聽清，要她這個禮拜三——哦，且慢，今日是禮拜幾？

拔 今日是禮拜一。

嘉 禮拜一！哈，哈！那麼禮拜三是太倉卒了，就是禮拜四罷：你去告訴她，這個禮拜四日她要和這位勳貴的伯爵結婚。您預備得及嗎？您喜不喜歡這樣急速呢？我們一切務從簡略，——祇請一兩位客；因為，您聽我說，泰伯爾特新死，他既是我們的親戚，若是鋪張過甚，人家一定譏我們對於死者太冷淡；所以我們最好祇邀五六個朋友來祝賀祝賀就夠了，但是禮拜四好不好呢？

拔 我還恨禮拜四不是明日哩。

嘉 那麼公子今晚暫請回府，吉期就定禮拜四了。夫人，你就疑以前可到朱麗葉那里去，要她預備結婚那天的衣裳用具，公子，再見了。喂，快拿燈到我的臥房裏去！我的天哪！時候已經很晚很晚，隨後就要叫很早很早了哩。祝您

羅 蘭 與 朱 麗 葉

晚安。

〔退場。〕

第五場——嘉普列特的花園

羅蘭與朱麗葉由樓頭狂竄。

朱 您要去了嗎？現在天還沒有太亮：那聲音像毒矢似的射穿您那恐怖的耳朵的是夜鶯，不是雲雀哩：她每夜在那枝石榴樹上唱歌：愛人啊，您信我的話，這是夜鶯啊。

羅 這是報曉的雲雀，不是夜鶯；您看，愛人啊，好嫉妒的曙光，他早鑽着東方上那些破裂的雲邊了：夜的紅燭已經燒殘了：歡愉的白晝已經顛着足尖兒站在那曉霧瀰漫的山頂上了。我現在祇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去而過生便是留而就死。

朱 那邊的光并不是日光；我知道，我：那是些由太陽發出來的流星，今晚替您拿火把，照您一路福星地向曼都亞去的：所以還多留一會子；您并不必去的那樣急呀。

羅 讓他把我捉去罷，讓他們把我殺掉罷：您既然願意我是這樣，我也很滿足。我會說那邊的魚肚色并不是晨光的眼睛，不過月神的額頭上反射來的蒼白的光：我會說那音調上微離我們的頭上很遠的雲霄的不是雲雀：我自己欲留



朱麗葉 那麼，窗戶啊，讓太陽進來，讓我的生命出去罷。

羅密歐 再見，再見！再接一個吻我便要下去了。

——第三幕，第五場——

第三幕 第五場

的心思實百倍於欲去：來吧，死啊，歡迎得很！朱麗葉想要我死。怎麼樣，我的靈魂：我們儘管談談；天還沒有亮哩。

朱 天已經亮了，天已經大亮了：快些去，去，走！那充斥着勉強發出的粗澀的聲音，和不調和不愉快的尖銳的聲音拚命亂叫的，正是雲雀；有些人說雲雀能唱極和美的歌。這隻雲雀兒却不然，他反唱着我們倆別離的歌哩：有些人說雲雀和那討厭的蝦蟆對換眼睛；咳，現在我恨他們何不將聲音也換了！因為那種聲音既使我們倆不能不把互相擁抱的手兒分開，他又將那把太陽喚起來的呼聲把您喚走啊。嗚呀，快些去：天越加亮起來了。

羅 天色越加明亮；我們的憂愁越加暗澹了！

乳母 小姐！

朱 乾娘？

乳母 老太太要到您的房裏來了：天也大亮了；請您倆注意些。

〔退場。〕

朱 那麼，窗戶啊，你讓太陽進來讓我的生命出來罷。

羅 再見了，再見了！再親一個嘴兒，我便要下去了。

〔終下幕〕

朱 您就是這樣去了嗎？我的愛人啊，良人啊，丈夫啊，朋友啊！您每日每時都要寫信來，因為每一分鐘等於許多日子：咳，照這樣計算我再看見我的羅蜜歐的時候不知道會老成個什麼樣子呀！

羅 再見了！愛人啊，凡有機會我必定要送信給您。

朱 咳，您想我們倆還能再見嗎？

羅 我想一定可以的；而且今日這些離愁別恨都會供我們將茶涼舊的資料。

朱 咳，上帝啊，我的心理怎麼這樣不祥！我從樓上看您好像一個墳墓裏面的死人似的：也不知道是我的眼睛之過，或是您的臉色蒼白了。

羅 愛人啊，不瞞您說，我的眼裏的您也是一樣的。「悲哀」這東西把我們倆的血都吸盡了哩。再見，再見！

〔退場。〕

朱 咳，運命啊，運命啊！人家都說你是輕浮無定的：你若真是輕浮的，你怎樣奈何那以誠信著名的他呢？不過你輕浮也好，運命啊：我希望你因此不致把他扣留好久，就把他送還給我的。

嘉夫人 〔在內〕女兒呀！你已經起來了嗎？

第三幕 第五場

朱 誰在那里喚我？我的媽？她是睡的這樣遲呢還是起的這樣早呢？有什麼不測的事故使她到這里來？

嘉夫人 登場。

嘉夫人 啊呀，怎麼樣啦，朱麗葉！

朱 母親，我不大舒服啊。

嘉夫人 你依然哭着你的表兄嗎？怎麼樣那，你想用眼淚從墳墓裏把他洗出來嗎？即算你能把他洗出來，你也不能使他復活；所以，不要哭了；相當的悲慟可以表示許多的情義；過多的悲慟便可見那個人還缺乏智慧了。

朱 可是這樣痛感的大損失還是讓我痛哭一遭的好。

嘉夫人 你祇能痛感這個損失，却哭不轉你所痛哭的人，

朱 因為痛感這個損失，所以禁不住要痛哭他。

嘉夫人 那麼，女兒呀，你與其說痛哭你表兄之死，不如說痛哭殺你表兄的那惡棍吧？

朱 什麼惡棍，媽呀？

嘉夫人 就是那惡棍羅蜜歐。

朱 〔自白〕 惡棍和他有天淵之隔，願上帝恕他！我已經誠心誠意地恕了他了；可是世間上沒有一個能像他那樣使我為之悲痛的。

嘉夫人 那是因為那喪盡天良的兇手還活着的關係呀。

朱 不錯，媽呀，他一旦落在我的手裏，我要親手替我那表兄復仇。

嘉夫人 我們自然要報仇的，你不要着急：那麼不要再哭了。我要派人到那放逐了的流氓所住的曼都亞去，給他一瓶特別的藥酒，教他立刻和泰伯爾特打伴去：那麼，我想你也心滿意足了吧。

朱 真是，我若不看見羅蜜歐——死的——我永不會滿足，我的可憐的心為我那親戚擾亂到這樣了：母親，祇要您能找一個送毒的人，我承認配毒；羅蜜歐一接替了管教他登時靜悄悄地睡去。嗚呼，我一聽了他的名字心裏不知道好恨，恨不能跑到他那里去。在那殺死我表兄的人的身體上報仇，以表我對於他的情愛！

嘉夫人 你去想想方法，我去找這麼一個人來。但是，女兒，我特來告訴你一樁喜事。

朱 難得這樣惡慟的時候有喜事到來：是什麼事呢，媽呀？

嘉夫人 嗚，孩子，你真難得有這麼一個萬事留心的父親；他因為要使你忘記你的深愛便替你擇一個倉卒的吉期，這不單止出乎你的意外，連我都沒有料到哩。

朱 媽，到底是那一天呢？

嘉夫人 我告訴你，我的孩子，這個禮拜三的清早，那豪華，年少，而高貴的紳士，那拔理斯伯爵，安排在聖彼得教堂，歡歡喜喜地娶你做他的新婦。

朱 那麼，憑着聖彼得教堂和彼得發誓，我可不願到那里去做他的什麼新婦。我不懂為什麼要這樣急；要我結婚也得做丈夫的人先來向我求婚。媽，我請您老人家告訴爹爹說我現在還不願結婚；並且我若是結婚，我發誓，祇和羅蜜歐結婚；您老人家知道羅蜜歐是我所痛恨的，但他比拔理斯還要強些。您這真是一件新聞啊！

嘉夫人 你的父親來了；你把這些話親自告訴他，看他會怎麼說。

嘉替列特和乳母登臺。

嘉 平常日暮的時候，空中便降露水；我姪兒垂暮的時候會落起傾盆的大雨來，怎麼樣哪！依然和水管一樣嗎，女兒？什麼，依然落着淚嗎？雨總不止嗎？你這纖小的身體却可以做船，做海，做風，因為你的眼睛依然有淚潮來去，我可以叫牠做海；你的身體是一隻航行於這個大潮之內的船；你的嘆息便是風；風和你的眼淚怒號，眼淚又和他們狂吼，

若沒有忽然的晴朗，你這狂風暴雨中的身體恐怕要破壞了。夫人，怎麼樣啦，你把我的命令傳給她沒有？

嘉夫人 傳了啊。但是她不願意，她多謝您費心。這種蠢孩子最好嫁給她的墳墓去！

嘉 不要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夫人？怎麼啦！她不願意？她不感謝我們？她不引為榮耀？像她這樣不成材的東西，我們替她擇了那樣一個高貴的紳士做她的新郎，她還不算做她的天福？

朱 我雖不引為榮耀，却很感謝爹爹：嫁一個我所恨的人我決不能引為榮耀，但是所擇的人雖是我恨的，而爹爹替我擇婿却出於愛女之心，所以我依然是很感謝的。

嘉 怎麼樣，怎麼樣，你這愛說多話的東西！這是什麼話？「榮耀」哪，「我感謝您」哪，「我不感謝您哪」，又是什麼「不引為榮耀」哪？你這嬌縱慣了的東西，你也不必感謝我，你也不必引為榮耀，你祇把你那美麗的足部關節整理一整理，預備這個禮拜四同拔理斯公子到聖彼得教堂裏去，否則我要把你放在竹籃上拖起去，你還不謙羞的青病鬼！你這無價的賤女！你這黃臉皮的東西！

嘉夫人 呸！呸！什麼，您瘋了嗎？

朱 好婆婆，我跪着求您請耐性兒聽我一句話。

嘉 你去死罷，你這年輕的賤女！你這不孝順的東西！我對你說：你祇預備禮拜四到教堂裏去，否則你永莫見我；莫說話，莫回嘴，莫答我的話。我的手指頭痒起來了。夫人，我們曾怨上帝祇賜我們一個獨女；現在看起來，連這一個都太多了，我們不知道造了什麼孽養了她這個晦氣！不識羞的劣貨！

乳母 上帝保佑她！老爺啊，您不該這樣罵她。

嘉 爲什麼不該？你這能幹婆，閉口，放謹慎些；要說話同你們那些婆婆媽媽去說去。

乳母 我沒有說錯話呀。

嘉 少陪了，再見。

乳母 我們不能說話嗎？

嘉 不要做聲，你這多嘴的蠢婆！你有什麼重大的問題到你們那間談會的席上去提出好哪；不要在這里討厭。

嘉夫人 你太興奮了。

嘉 憑着聖餐的麪包說，簡直使我要發狂了：我每日也好，每晚也好，每時也好，每季也好，每節也好，工作的時候也好，游散的時候也好，獨自一個人也好，和人家在一塊也

好，慈慮的是她的親事：現在好容易挑選了一個門第又高，田宅又好，年紀又輕，又受過高尚的教育，真是充滿着各種美德，不愧一個理想的男子的紳士；而這個無用而好說多話的蠢東西，這哭喪臉的玩偶，恃着幸運的慈愛，反答稱「我不願結婚，我不能愛他，我年紀太輕了；我求您恕我」。但你若是真不願結婚，我可以恕你；任你到那里去吃草都可以，不必住在我家裏。你仔細想想，我不是說笑話的，隔禮拜四沒幾天了。你把手放在胸窩上，考慮考慮：你若是我的女，我便要把你給我的朋友；你若不是我的女，那麼你懸樑也好，乞食也好，挨餓也好，死在街上也好都隨你，我賭咒永不承認你，我的東西那怕一根草都不會給你；我不是說假的，你去想想；我決不悔我的盟誓。〔退場〕

朱 難道天上就沒有看徹我的悲哀之底的慈悲心嗎？咳，媽啊，不要把我丟了！把這個婚期延長一個月，或一個星期；若是不能，請把我的合歡床設在泰伯爾特所臥的那陰間的墓廬裏去罷。

嘉夫人 你莫對我說，因為我不願說一句話；隨你的意思做去罷，我已經不管你了。〔退場〕

朱 上帝啊——咳，乾娘，這結婚如何阻止呢？我的丈夫在地

上，我的盟誓在天上，若不是我的丈夫離開地上從天上把那盟誓送來，如何能再回到世上來呢？安慰我，替我想想法子呀，咳，咳；天對我這樣一個纖弱的女子都要想種種方法來迫害嗎！你怎麼說，你沒有一句歡喜的話嗎？多少慰藉我一下，乾娘啊！

乳母 不錯，這是可以慰藉您的，羅蜜歐已經驅逐了；即使全世界化為烏有，他也不敢回來和你爭論；假如他回來，也祇能偷起回來，那麼照現在這樣的情形，我想您最好和那伯爵結婚，他真是一個可愛的紳士啊！羅蜜歐比起他來不過一塊爛布；就是那黛烏，小姐，也沒有拔理斯那樣苗藍，那樣敏銳，那樣美麗的眼睛。我說良心話，您這第二次結婚真是幸福，因為賽過您那第一次的結婚；即算不然，橫豎你那第一個丈夫死掉了；即算沒有死也和死了差不多，因為他住在無益於您的地方啊。

朱 你這是良心話嗎？

乳母 怎麼不是，否則我情願受罰。

朱 阿們！

乳母 什麼？

朱 是呀，我真得了你絕大的慰藉。進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因

爲得罪了我的爹爹，現在到羅逆斯長老的廳堂裏去懺悔
并且求神聖赦罪去了。

乳母 是，我一定要告訴她，這是一件好事。

〔退場。〕

朱 你這該死的老東西！你這萬惡的魔鬼！這不是嚴重的罪過
嗎，你不單止要使我破棄前此的誓盟，還要用從前把我的
丈夫讚美得無以復加的那同一根舌頭來毀謗他？再也不
要和你打商量了；從今以後我們的心分做兩條了。我要到
長老那里去，問他的救濟的辦法；若是什麼都失敗了，我
自己還有死的權力。

〔退場。〕

※ ※ ※

第四幕

第一場——羅達斯長老的廳堂。

蘿 禮拜四嗎，公子，日子短促得很呀。

拔 我的岳父嘉普列特定要如此；就是我也覺得愈快愈好。

蘿 你說你并不知道那小姐的意思：這道子很不平正，我不歡喜。

拔 因為她對於泰伯爾特之死，哀傷無度，我也不好向她求婚；愛神威納斯不在有眼淚的家庭裏微笑啊。現在，長老，她的父親見她這樣濫用她的悲哀覺得很危險，所以由他的智慧催促我們的結婚，以防止她眼淚的氾濫；因為獨居無偶她的憂思越深，一旦和人家交際，或者能忘掉她的憂愁也未可知：現在您可懂得我們婚期這樣迫促的理由了呀。

蘿 〔白〕我正恨我知道這結婚何以應該延期的理由啊。你看哪，公子，那小姐向我們的廳子裏來了。

朱麗葉登場。

拔 我們何幸在這里相會！我的小姐和我的妻啊！

朱 公子，我若是和您結婚，那時再嘆不遲。

拔 愛人啊，到了這個禮拜四日您一定是我的妻。

朱 那祇能說也許是的。

蘿 這也是一種道理。

拔 您到長老這裏來懺悔嗎？

朱 我若答覆您便先要對您懺悔了。

拔 您不要對他否定您之愛我。

朱 我要對您懺悔我之愛他。

拔 我知道您一定愛我。

朱 若是我真愛您，那麼在您的背後說，比當着您的面貌價値更要高些。

拔 可憐的人啊，您的臉兒被眼淚蹂躪得不堪了。

朱 眼淚並沒有得着什麼勝利；因為她們沒有蹂躪之前我的臉兒已經壞極了。

拔 您這話之蹂躪您的臉兒，比眼淚還要很些。

朱 這並不是輕訪牠的話，這是真話；而且我所說的，都是當着我的臉兒說的。

拔 你的臉兒是我的，你却把牠輕視了。

朱 這也許是不錯的，因為牠已經不是我自己的了。長老，您現在得暇嗎？否則我晚膳時再來罷。

蘿 現在得暇，我的多愁的女兒啊。公子，對不起得很，請你暫

第四卷 第一場

時離開我們。

拔 我怎敢侵擾您的祈禱！朱麗葉，禮拜四的清早我來接您：直到那時為止，我們再見了；並且保存着這個神聖的接吻。

[退場。]

朱 快關門！把門關了之後，快來同我哭罷；希望也沒有了，救濟法也沒有了，援助也沒有了！

羅 咳，朱麗葉，我已經知道你的憂愁了；這種事變之來殊不是我的智慧的羅盤針所能測的：我聽說這個禮拜四日一定要把你嫁給這個伯爵，並且絕對不能延期呀。

朱 老師父，你若不能告訴我如何去避免這個結婚，請您莫對我說您聽見了這個結婚的消息；若是由您的智慧，想不出救我的法子，您祇讚美我的決心是賢明的，那麼我用這把小刀立時可以自斃。上帝結合了我和羅蜜歐的心，您結合了我和羅蜜歐的手；若是這承您押了給羅蜜歐的印的手又作了別的契約的證明，或是我還真實的心，起了妖詐的反叛，傾向別人，這小刀會把這兩件東西誅死；所以由您那多年的經驗，替我想一個應急的良方，否則，您看，這把血淋淋的小刀會做我和我的愛慮之間的仲裁者，判決

您的年力和學力的威權，不能保全我一個弱女子的名譽。您不要那樣慢慢的說，您所說的若不是救濟的方法時我要死了。

羅 且慢，孩子：我已經找出了一線的希望來了，不過我們要
避免這次結婚，既然要不顧危險，要實行這救濟的法子，
也要不顧危險。你若真有與其和拔里斯伯爵結婚情願自
殺的毅力，那麼你或者能够實行這和死差不多的斥退恥
辱的事，因為你要避免恥辱安心和死的自身爭鬥呀；你若
是有這種勇氣，我便把救濟的藥方給你。

朱 您如若叫我和拔里斯結婚，便請您叫我從那邊城牆的高
塔上跳下去；或是叫我到那盜賊出沒的地方散步去；或是
叫我躲在那毒蛇潛伏的叢莽中去；或是把我和那咆哮怒
號的狗熊一塊兒繫着；或是晚上把我關在那滿擺着死人的
嘎啦嘎啦響的枯骨，和臭氣薰人的脛骨，黃色而沒有頸
的髑髏的藏屍所裏；或是叫我走到新墳裏去躲在死人的
屍衣裏面；這些事祇要聽得說便要使我的毛辣骨慄，心驚
膽顫的；但是我爲着要對於我那溫美的愛人保持貞節，我
都能不害怕不遲疑的做去。

羅 那麼，你聽我說：你回去，歡歡喜喜地，承認和拔里斯結



朱麗葉 ——但凡能使我與我那摯愛的情人底貞潔的妻子，那怕講起來都令人厭惡的事我都毫無疑慮地做去。

羅薩斯長老 那麼不必說了；你回家去，偷偷快快地，承認和找理爾結婚。明天是禮拜三；明天晚上你務必一個人睡；——你帶這瓶藥回去，明晚上牀的時候便把牠全喝了；那麼——

——第四幕，第一場——

第四卷 第一場

婚，明天是禮拜三：明天晚上留神你要一個人睡；莫要你那乾娘睡在你的房裏；你上牀之後便取出這個小玻璃瓶來，把這蒸溜過的液體喝掉；那時候你的一切的脈管之中即時會流着一股催眠的冷氣，所有的脈搏不復保持原來的進步，都停止了；沒有一點兒溫熱一絲兒氣息可以證明你還活着；你的嘴唇和兩頰上的玫瑰花會變成蒼白色的灰，你的眼睛的窗戶會關閉起來，像死神把生活的光明關閉一樣；你身體的各部，會失掉柔軟性，而堅硬冷厥和死一樣；你這種假死的狀態經過了二十四點鐘，然後纔像睡了一個愉快的覺似的醒轉來。那麼，當那新郎來催你起床的那早晨，你正和死了沒第二個樣子；那麼，照我們國裏的風俗，會把你穿上頂華麗的衣服，不蓋一點什麼東西，擡到那放着嘉普列特家歷代的遺骸的那古墳裏去。當你要醒轉來的那個時候，羅蜜歐會因我的書信知道我們的計策，馬上跑回回來；我和他守候你醒轉來之後，當晚羅蜜歐便會把你帶到曼都亞去。你若沒有變幻無常的念頭，或是婦人女子的恐懼，來消滅你實行這事的勇氣，這辦法大可以使你免於現在的這種恥辱。

朱 給我，給我！不要對我說什麼恐懼！

羅 那麼你收下；回去，把這個主意打定：我會派一個僧人，叫他趕快到曼都亞去，送封信與你的丈夫。

朱 愛情給力量我啊！有了力量便有救了，再見了，親愛的神父！

〔退場。〕

※ ※

第二場——嘉普列特邸之花廳

嘉普列特，嘉普列特夫人乳母及三兩個僕人登場。

嘉 把單子上所開的這些客都替我邀來。

〔第一僕人退場。〕

喂，去替我僱二十個好廚子來。

第二僕人 回老爺，我所邀的廚子決不會有一個壞的；因為我要試驗他們能不能管他們的指頭。

嘉 那是幹什麼？

第二僕人 回老爺，凡不能管他自己的手指頭的都是壞廚子：所以不能管他自己的指頭我便不要他同我來。

〔第一僕人退場。〕

嘉 好，你去罷。

我們此次一定有許多不遇到的地方。什麼，我的女兒到羅

蓮斯長老那里去了嗎？

乳母 正是。

嘉 也好，他或者能使她改心也未心可知：那東西真是一個乖戾的任性的娼婦。

乳母 您看哪，她歡歡喜喜地懺悔回來了。

朱麗葉登場。

嘉 怎麼樣哪，我這頑硬的女兒！你在那里逛了一會呀？

朱 我在那里纔知道悔恨我不該反對您和您的命令，并且神聖的羅蓮斯長老還囑咐我跪倒在這兒，求您老人家恕罪：爹爹恕了我吧！從今以後我聽從您老人家的話了。

嘉 趕快去告訴伯爵；把這事情告訴他：我明天早晨就要成就這個美滿的姻緣。

朱 我在羅蓮斯長老的庵子裏會了那位少爺；而且在不過貞靜的美德底範圍以內，我對他表示了相當的愛情。

嘉 那麼，對啦；這個很好；快站起來：這纔是懂事的孩子。我去會會伯爵吧；對哪，快去把他叫來。咳，當着上帝說！這個年高德茂的長老，我們全市沒有一個人不得他的好處的。

朱 乾娘，你能同我到私室裏去，幫我揀些明天應用的裝飾

品嗎？

嘉夫人 不必，到禮拜四再揀不遲？時間還多得很呢。

嘉 去，乾娘，同她去；我們明天就要到禮拜堂去的。

〔朱麗葉與乳母退場。〕

嘉夫人 我們預備不及；現在快要晚了。

嘉 算什麼，待我來指揮一切，這決不會有什麼差錯的，我告訴你，夫人！你到朱麗葉那里去，幫她收飾；我今晚不要睡覺：你們都去吧；讓我做了這一次的主婦。嚇，怎麼啦：他們都走了嗎？好，我親自走到拔里斯伯爵家去，叫他預備明天的事；我心裏高興得很，因為那直情徑行的女兒居然也回心轉意了呀。

〔退場。〕

※ ※ ※

第三場——朱麗葉的寢室。

朱 是的，那幾件最好；但是，好乾娘，我請你今晚讓我一個人睡；因為我的性情執拗罪孽很多，要得上帝的微笑，須得充分的祈禱哩。

〔嘉夫人登場。〕

嘉夫人 什麼，你很忙嗎？要不要我來帮你呢？

朱 不必啊，媽；我們把明天要用的東西都揀好了；所以我請

第四幕 第三場

您老人家讓我獨自一個在這兒，今晚可叫乾娘去幫您老人家做事；因為我知道事情來的這樣急促，家裏一定人手不足哩。

嘉夫人 那麼，願你晚上好；快上牀睡去；因為你有睡的必要啊。

〔嘉夫人與乳母同下。〕

朱 慢走啊！我們何時再見可祇有上帝知道；一股微弱的，冷氣侵人的恐懼在我週身的脈管裏動盪，幾乎把我生命的熱都凍冰了；我把她們都喊轉來慰藉我吧：乾娘！但是她在這裏有什麼益處呢？這陰慘的場面，非我一人獨演不可。來呀，藥瓶，若是這藥水全然不發生効力可怎麼好呢？那麼難道明天早晨我和那伯爵結婚不成嗎？不，不；這個會禁止他的：你儘且睡在那里。

〔把他的短刀放下。〕

若這是一瓶毒藥，若是那長老因為從前替我和羅蜜歐結了婚現在又要替我結婚，恐怕不名譽，特地調好了這瓶毒藥要害死我，那可怎麼好呢？這事情也難保沒有；但是我想總該是不會有的事，因為人家始終承認他是一個很聖潔的人，但是設若把我放在墳墓裏的時候，我在羅蜜歐是

來教我之前便甦醒了，可又如何呢？那纔是可怕的事呀，我不會在羅蜜歐起來之前窒死在那沒有一絲新鮮空氣進他那骯髒的口裏的墳墓中間嗎？即算我還活着，我在那滿堆着我數百年來一切祖先的屍骨，和那鮮血淋漓，肉還沒有大冷，睡在那壽衣裏面臃潰着的泰伯特爾的那古墓中間：在那聽說到了晚上的那幾點鐘便有幽靈出沒的地方，我心裏除黑夜和死的可怕的念頭之外，一定還加上這環境的恐怖；——嗚呀，嗚呀，我若是醒早了我嗅着那骯髒的氣味，聽着那生人聽了要發狂的，像把曼陀羅華根拔出來時那種叫聲（相傳曼陀羅華是受了死刑的人的屍骸裏長出來的，拔之則畢厲慘的哭聲。）——我若是一醒來便圍繞在這些可厭的恐怖之內，我不會神經錯亂嗎？我不會瘋瘋顛顛地拿着我祖先的骨節玩嗎？我不會把傷殘了的泰伯特爾從他的壽衣裏拖出來嗎？而且狂暴的結果，我不會拿起我什麼有名的祖先的骨頭，像拿着木棒似的，打破我這絕望的頭腦嗎？啊呀，看哪！我覺得我看見我表兄的魂魄找尋着那使他喪身在刀尖之下的羅蜜歐：不要去，泰伯特爾，不要去！羅蜜歐，我來了！我這藥水是爲您喝的。

（羅歐倒在她的床上；視于之內。）

第四幕 第四場

※ ※ ※

第四場——嘉普列特家的花廳。

嘉夫人 慢着，乾娘，你拿這幾片鑰匙再去取些香料來。

乳母 廚房裏的師傅們嚷着要聚黑和棍棒呢。

嘉普列特登場。

嘉 來，幹起來幹起來，雞叫兩遍了，靜鐘也響了：已經三點鐘了：好安詹利卡，你去注意那些烤饅頭：不要替我省錢。

乳母 您老人家真愛管我們的閒事，快去睡覺去吧：您成晚不睡到明天可要病啦。

嘉 不，一點也不會：我從前有好幾次爲着不甚重要的事成晚不睡地守着可是從沒有病過。

嘉夫人 不錯，您那時候的確是一個捕耗子〔女指子〕的霸王；但是現在我可不能讓您那樣了。

〔嘉夫人與乳母下場。〕

嘉 好嫉妒的東西，好嫉妒的東西！

三四個僕人捧着柴，柴，籃子之類登場。

喂，那是什麼？

第一僕 回老太爺，廚房裏用的東西；但是我知道是什麼。

嘉 快些，快些，〔第一僕人下場〕喂，去弄些更乾的柴來：去叫叫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彼得，他會把放柴的地方告訴你的。

第一僕 我有一付腦筋我會把柴火尋出來的，不必去煩彼得。

〔退場。〕

嘉 你說得好呀，你這畜生！我祇怕你的頭是木做的哩，啊呀，天大亮了：那伯爵即刻會帶着樂隊來親迎的，因為他說他會這樣做：我已經聽得他們離我們的家不遠了。

〔內奏樂〕

乾娘：夫人！嚇，怎麼啦！我說，乾娘沒聽見嗎！

乳母再登場。

你快去喚醒朱麗葉去，替她穿好衣裳；我去招待伯爵去：去，快些，快些；新郎已經到了！喂，快去罷。

〔退場。〕

※ ※ ※

第五場——朱麗葉的寢室。

乳母登場

乳母 小姐！喂小姐！朱麗葉！她真睡得熟呢！喂，小羊兒！喂，奶奶！嚇，看您這鼾睡蟲！喂，你這情人！奶奶！心愛的：喂，新娘子！怎麼哪，一句話也不答我？你現在貪着這一刻子的睡眠：這一刻子抵得一星期呢：因為我告訴您：到了明

第四幕 第五場

晚那拔理斯伯爵便決心不讓您睡多了呢。嗚呀，上帝恕我的罪，您看她睡的好熟啊！我非喚醒她不可。新奶奶，新奶奶，新奶奶！再不起來的時候，那伯爵要鑽到您的牀上來了；

〔打開棧子〕

那時您一定要嚇得跳起來呢。您不要我喊醒您嗎？什麼，您收佈了嗎并且把衣都穿好了嗎！您起來之後又睡了嗎！我特來喊醒您的：小姐，小姐，小姐！啊呀，啊呀！不得了呀，快來呀！我的小姐死掉了！今天真是個什麼日子！快拿些壯壯實實的火酒來！老爺呀！太太呀！

嘉夫人登場

嘉夫人 這里鬧什麼？

乳母 嗚呀，好可嘆的日子！

嘉夫人 什麼事？

乳母 看哪，看哪！嗚呀，好哀痛的日子呀！

嘉夫人 啊呀，啊呀！我的女兒呀，我的獨生女兒呀！快些復活，快些打開眼睛，否則我要和你一塊兒死去！不得了呀！不得了呀！快去叫些人來。

嘉夫人 退場。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嘉 可恥得很，怎麼還不把朱麗葉帶出來；她的新郎已經到了。

乳母 她死了，滅了，她死了；好悲哀的日子呀。

嘉 啞！待我看看她？啞呀，不得了！她已經冷了；她的血凝固了，她的關節硬挺了；生命離開她的嘴唇已經好久了；死神對付他，好像一陣不時的嚴霜降在一切田野間的最美麗的花上一樣。

乳母 可嘆的日子呀！

嘉夫人 傷心的時節呀！

嘉 這毒去我的女兒使我號泣的死神縛着我的舌子，不許我話說。

羅 薩斯長老，拔達斯，和樂師登場。

羅 來呀，新娘子已經收飾齊備，可以到教會裏去了嗎？

嘉 可以去了，不過永不會回來了。啞，賢婿呀！你結婚的前一晚死神已經同你的妻子睡了。她睡在那里。花也似的她，早被那死神摧殘得不堪了。死神是我的女婿，死神是我的嗣子；他已經娶了我的女兒了；我要死了，我把一切都送給他；我的生命也好，財產也好，都是死神的。

拔 我久想看她今天早晨的玉貌，難道給我這一副慘景嗎？

嘉夫人 這真是一個受咀咒的，不幸的，可憐的，可恨的日子！
這真是時間底永劫的歷程中間一個最可哀的時候！我們
祇有這麼一個可憐的可愛的孩子，我們祇有這一個可以
快樂我們慰藉我們的東西，於今却被殘酷的死神掠奪去
了！

乳母 可哀呀！今天真是可哀呀可哀呀，可哀呀！我幾看見過
這樣可嘆，這樣可哀的日子呀！咳，日子呀，日子呀！咳，可
恨的日子呀！我總沒有看見過這樣壞的日子！嗚咽，可哀
的日子，可哀的日子呀！

拔 我被人欺騙了，分離了，侮辱了，輕蔑了，殺傷了！最可恨
的死啊！我被你欺騙了，被這殘忍的殘忍的你把我完全破
滅了！咳，嗚呀！生命啊！已經不是生命了，死中的愛啊！

嘉 我被人侮蔑了，迫害了，忌恨了，殺以為殉了！不快的時間
啊，你怎麼跑來傷害我們的盛典呢？孩子啊！孩子啊！已
經不是我的孩子了，我的靈魂啊！你是死掉了！嗚咽我的
孩子死掉了；我的一切喜歡也和我的孩子一塊兒葬送了。

露 不要作聲，要識羞恥！人死不能復生，徒然痛嘆也沒有益
處，這美麗的少女是上帝和您所共有的；現在歸上帝所獨
有了，在這少女講來是再好沒有的事；因為這少女為您所

有的這部分，您不能使她免於死亡，但上帝却使他所有的那一部分保持永遠的生命。您所爲您女兒謀的莫過於她的上進，希望她能上昇於您所理想的天堂。現在您看見她昇到雲霄之上，和天一樣高的地方去了，您爲什麼又哭呢？您看見她享着天福却要發狂似的慟嘆，您對於令媛的這種愛情實不能叫做正當：在她講起來，結婚而長生倒不是良緣；結婚而天死反是最幸福的婚姻。快拭乾您的眼淚，把些迷迭香撒在這美麗的屍骸上面；照着我們這地方的風俗，穿上她那最華美的衣裳抬到教會去；因爲溺愛之情雖教我們一切人嘆息，但情感之淚終爲理性的笑柄。

嘉 把一切爲喜事準備下的東西都改用於黯淡的喪事；慶祝的樂器變成愁慘的悼鐘，結婚的喜筵變成喪禮中的齋席，莊嚴的讚美詞變成悽涼的輓詞，預備撒在新牀上的鮮花却用來裝飾要埋葬的屍體，一切的東西都變成反對的了。

羅 您進去罷；夫人，您也和他一塊兒去；拔理斯少爺您也去罷；各位都預備送這個美麗的屍骸歸她的墳墓去；天已經對於您的什麼罪過表示不快；不要違背天意致再干天怒了。

〔羅密列特，嘉夫人，拔理斯，和長者退場。〕

第四幕 第五場

第一樂師 真是，我們的笛子也不要吹了，回去罷。

乳母 真正的好朋友們，啊，不要吹了，不要吹了；因為你知道的，這是一樁可悲的事呀。

〔退場。〕

第一樂師 不錯，老實說，這事真弄壞了。

彼得登場。

彼 樂師們，咳，樂師們，快奏一個「心之慰安」，「心之慰安」：

你若是想使我愉快的時候，便請奏奏「心之慰安」。

樂師 爲什麼要奏「心之慰安」呢？

彼得 咳，各位樂師呀，因爲我的心裏正奏着「滿腹悲哀」呀！

咳，快替我奏個什麼愉快的悲曲，慰藉我啊。

樂師¹ 我們沒有那樣的悲曲：現在不是奏樂的時候了。

彼 那麼，你們不替我奏嗎？

樂師¹ 不。

彼 那麼我就要給你們一件發響聲的東西。

樂師¹ 你給什麼東西給我們呢。

彼 講老實話並不是錢鈔，却是讖語，我笑你們是幫閒哩。

樂師¹ 我却罵你是奴才哩。

彼 那麼我就會把我們奴才用的短刀加在你們的狗頭上。我

豈肯受你們的辱：我要「攪」起你們來，「花」起你們來，你們儘了沒有？

樂師¹ 你要「攪」我們，「花」我們，你居然懂得音樂哩。

樂師² 我請你把你那什麼短刀，什麼機智都收起罷。

彼 你要我收起我的機智嗎？那麼我把鋼刀收起用銳利的智慧來勝你罷。好好的答我這個問題：

當夫百愛斲人之腸，

千愁壓人之心，

而音樂帶着她那白銀之音——

爲什麼叫做「白銀之音」？爲什麼「音樂帶着她那白銀之音」？你這羊腸弦子老大，你怎麼說？

樂師¹ 這因爲銀子的聲音很和美呀。

彼 好嗎！你這三絃胡琴老二，你怎麼說？

樂師² 我說「白銀之音」，是因爲我們人爲着銀子纔來吹打的。

彼 這也說得好！這位傳音柱老三怎麼說？

權師³ 說老實話，我不知道怎麼說。

彼得 啊，對不起得很；你是一個唱謔的：我代你答罷。所謂「音樂帶着她的白銀之音」這話，因爲音樂家吹打不出黃金來的意思。

第四幕 第五場

於是音樂帶着她那白銀之音
敏捷地解吾人之煩悶。

〔退場。〕

樂師1 這個惡徒他好很毒啊！

樂師2 夥計，殺死他！來我們到裏面去，等作弔的來，並且吃了
窩飯去罷。

〔退場。〕

※

※

※

第五幕

第一場——曼都亞。街上。

羅密歐登場。

羅 若是睡眠中錦上添花的事實可信，那麼昨晚的夢便是有什麼喜信快要到來的預兆。我的心君泰然坐在他的寶座裏面：我今天一天被一種異樣的精神用極高的真致把我從地上舉起；我夢見我的小姐來到此地看見我死了——很奇怪的夢啊，叫死了的人還能夠思想！——她便千萬遍地吻着我的唇兒把生命吹進去，及至我一復活，早做了皇帝了。唉！愛情這個東西，真是怎樣甜美啊，你看這不過愛情的影子，尚且有這樣豐富的歡喜！

他的僕人，巴爾塞扎，穿着馮鞋，登場。

有信來了！——怎麼樣呀，巴爾塞扎！你沒替我把長者的信帶來嗎？我的小姐怎麼樣了我的父親好嗎？我還問你一聲？我的朱麗葉好嗎？因為祇要她好世間便沒有壞事了。

巴 那麼她是很好的，世間也沒有壞事：她的玉體正藏在嘉普列特家的祖墓裏，她那不朽的香魂正和天使們一塊兒住着。我看見她低低地放好她的祖墓裏之後，立即僱了一匹驛馬趕來告訴您。請您恕我傳來了這些不好的消息，因

第五卷 第一場

爲您命令我傳，我不得不傳。

羅 天下居然有這樣的事？那麼，運星啊，我再也不信你們了！

〔對巴爾塞扎〕 你知道我住的地方的去替我拿墨水和紙來，並且去僱兩匹驛馬；我今晚就要起程。

巴 少爺，我勸你耐着性兒，你的面色蒼白而且狂亂，恐怕你做出什麼危險的事來。

羅 噫！這是你想錯了：不要管我，你祇管去做我所命令你做的事。長老沒有託你帶什麼信來嗎？

巴 回少爺的話，沒有。

羅 不要緊：你快些去，並且去僱兩匹驛馬來，我立時就要同你回威誦那去。

〔巴爾塞扎退場。〕

好呀，朱麗葉，我今晚要同你睡了。我看取什麼手段最好：你這惡念怎這樣迅速地闖入絕望者的心房來！我記得有一家藥店，——而且他就住在這近邊，——我早幾天還看見那店主穿着破爛的衣服，低着頭，在那里揀選藥草；他的樣子憔悴不堪，酷烈的貧窮把他折磨得祇剩幾根骨頭了；他那小小的店子裏掛着一隻烏龜，一隻剝製了的鱷魚，和其他怪模怪樣的魚皮；他的架上略排了幾隻空箱

子，青泥瓶子，膀胱和上了糞的種子，又把剩下來的包藥物的繩子和烤乾了的薔薇花片，稀稀疏疏地撒着以裝飾他的店房。我看了這種窮樣子，對我自己說道：『羅曼都亞的法律，販賣毒藥的，立處死刑，但是若有誰要買毒藥，能買給他的，就祇有這個卑鄙的破窗戶了。』咳，不想這種感想却預言了我今日的需要；也祇有這個窮鬼肯把毒藥買給我。我記得他住的就是這所房子。今天是禮拜日，這花子的門關掉了。喂！藥舖裏的老板！

藥店主人 誰這樣高聲的喊我呀？

羅 老頭兒，你到這兒來。我看你是很窮的：這裏有四十個德卡，你收下罷：你賣一二兩毒藥給我，要那種喫下去立刻散佈到通身的脈管裏可使厭倦人生的服用者達他的目的的，并且要把氣息從人的身體裏放射出去像點了火的燧烈火藥從那毒死人的大噴孔裏衝出去那樣激烈的東西。

藥店主人 這種毒藥小店有是有的；但曼都亞的法律，凡有賣這種藥的都要處死刑。

羅 像你這樣一貧如洗困苦萬狀的人，還怕死嗎？飢餓住在你的臉上，窮困和壓迫餓在你的眼裏，侮辱與卑屈掛在你的背上：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的法律都不是你的朋友；這個

第五幕 第二場

世界沒有供給一種使你富裕的法律；那麼你也不必自甘貧苦，還是打破法律，收了這個罷。

藥店主人 這是我的貧困應允了，我的良心是不肯的。

羅 我這錢也是給你的貧困的，不是給你的良心的。

藥店主人 把這藥任放在什麼你喜歡的飲料中間，把牠喝乾；那麼，那怕你有二十個人的氣力，牠也會立刻把你送上西天去。

羅 這是我給你的黃金，這東西是對於人心更壞的毒藥，牠在這五濁世界殺死的人比你所不願賣給我的這一點點兒混合物還要多。我賣了毒藥給你了；你什麼也沒有賣給我。少陪了；你去買些東西吃吃，把身子養肥胖一點。來，你不是毒藥，你還與奮劑啊，同我到朱麗葉的墓室中去；因為我非到那里去用你不可呢。

（退場。）

※ ※ ※

第二場——羅逆斯長老的薙子。

托鉢僧人均隨登場。

約 佛蘭西斯派的聖僧！師兄！

羅逆斯長老登場

羅 這一定是約翰師弟的聲音。你從曼都亞回來了嗎，歡迎心
很：羅蜜歐怎麼說的？若是他把心事寫下來了，那麼快給
信我看吧。

約 我去找一個同門的赤足僧打伴。他在本城一家人家看病，
我在那病人家裏尋到了他，本市檢疫官吏疑我們倆都是
這傳染病猖獗過的家裏的人，把所有的門都封掉了，不許
我們出外；所以我到曼都亞去的行程便在那里停住了。

羅 那麼，誰把我的信送給羅蜜歐的呢？

約 我沒有法子送去，——依然退還給你，——因為他們都怕
極了傳染病沒有一個入肯當這個差使。

羅 糟極了！憑我的清規說話，這封信并不是尋常書札，却含
有極重大的使命，若是誤了事，不知道要生出多麼危險的
結果。約翰師弟，快去替我去找一根鐵釘，並且立刻拿到
我的毯子裏來。

約 師兄，我去替你拿來。

〔退場。〕

羅 現在我得一個人到那墓室中去了；這三點鐘以內美麗的
朱麗葉便要醒過來：她聽說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羅蜜歐
不知道怎樣埋怨我呢。但是我還要再寫信到曼都亞去。

第五幕 第三場

羅蜜歐未來以前我把她擱且藏在我的巷子裏：可憐的活屍啊，把你關在那死人的墳墓裏面。

〔退場。〕

第三場——墓地；嘉普列特家的墓室。

披里斯和他的侍僕拿着花〔和一個火把〕登場。

披 把你的火把給我，孩子：好，你站遠些；可是你還是把他打黑的好，因為我不想人家看見。你可仆在那邊那隻水松樹下，把耳朵緊貼着這空洞的地面；因為掘墳的關係，地面也弄的鬆軟起來，凡有向這墓地走來的你沒有不聽見他的腳步聲的：那麼你可對我打一聲呼喚做聽見有什麼人來了的暗號。把那些花給我。照我說的做去，去。

僕 〔白〕要我一個人站在這個墓地裏我有些膽怯；可是我來冒一冒險看。〔敲起〕

披 我的鮮花似的愛妻啊，我現在用些花兒來撒在你的新床上，——咳，可嘆！你的錦裯却是一些灰塵和石頭啊；——我每晚必定把些香水來滋潤這些花兒，若是香水盡了，便用哭出來的眼淚：我送給你的奠儀便是這每夜的撒花和哭泣了。僮兒警告我有什麼人來了。

侍僕打呼聲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這是什麼受咀咒的腳今晚却徬徨到這條路上來，來妨礙我的祭奠和真心的戀愛的儀式呢？什麼，拿着火把！黑夜啊，把我藏起一會兒。

〔藏起〕

羅蜜歐：與巴用塞孔，拿着一個火把，一瓶鴆毒及其他武器。

羅 你把那鞦韆和鐵挺給我，好好收起這封信；到明天早晨可傳給我的父親。把火把我：說當真的話，我告訴你，無論你聽見什麼或是看見什麼，都請你離遠些，不要阻礙我的進行。我何以要降到這死的牀裏，半爲要看看我那小姐的臉兒；但主要的目的在從亡妻的纖指上取出那寶重的戒指作緊要用；因此，你快去罷；若是你不放心，再跑來窺探我將取的行動，那麼對天發誓，我要把你扯成一節一節的，並且把你的四肢撒在這飢餓的墓地裏；時候如此，我的心腸也在暴得和野蠻人似的，比那餓虎和咆哮怒號的海更要兇猛而頑梗呢。

巴 少爺，我會去的，決不來煩擾您。

羅 這纔是你對我表示的友誼。請你收了那一點錢：好好去營生活，祝你一天天興旺；那麼少陪了，好朋友。

巴 〔白白〕 諾雖是這樣說，我還是躲在這個近邊：他的樣子很

第五幕 第三場

令人可怕，他的意圖令人可疑哩。 【起幕】

羅 你這至可惡的胃腸啊，你這死的子宮啊；你把這世界上最貴重的一片肉饕餮地吃掉了，所以我要把你的腐朽的口顎打開，不管你願不願意，把更多的食物塞進你的口裏！

【打開幕門。】

拔 這是那被放逐的高樸的孟泰格；他殺死了我的愛人的表兄，而且我那美人兒也像是爲這種悲哀死去的；現在他要來對於他們的屍骸加什麼侮辱。【上前】 萬惡的孟泰格，快中止你那邪惡的行爲！人家已經死了，你還要報仇嗎？該死的惡徒，看我來拿你；好好地同我去；因爲你非死不可。

羅 不錯，我非死不可；我正爲這個原故纔到這兒來的。溫良的少年，不要挑撥一個絕了望的人；趕快走開，不要和我停在這兒；你想想這些死人；你不害怕嗎？少年，我勸你不要激怒我，使我再加些罪惡在我的頭上；快些去罷！當着天說，我愛你甚於愛我自己；因爲我到這里來是敵視我自己的；不要停在這里，快去罷；性命要緊，將來你可對人說，多虧一個瘋人的慈悲叫你逃脫了一場大難呢。

拔 我決不信你的懇求，我定要把你當兇漢拿去。

羅 你定要激發我的怒嗎？那麼你看劍罷，孩子！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他開門着。〕

侍僕 哦呀上帝啊，他們打架了！我去叫警察去。

〔退場。〕

拔 嗚呼，我被刺了！〔倒地〕你若有慈悲之心，請你打開墓門：
把我的遺骸放在朱麗葉一起。

〔死去。〕

羅 這倒可以的。讓我認認他的面貌。哦，原來是墨邱灼的親
戚，華貴的拔理斯伯爵！我的僕人在馬上怎麼對我說的
呢？我因為心煩意亂，也沒有注意聽他的話。但我勞號聽
見他告訴我說拔理斯本預備和朱麗葉結婚；他沒有是這
樣說嗎？或是我夢見是這樣嗎？或者我發了瘋，一聽他說
起來朱麗葉，我便以為是這樣嗎？咳，把你的手給我，你和
我同是寫在審命者名冊裏的人啊！我當把你葬在這勝利
的墳墓裏；墳墓？不是！這是明審理，被殺了的少年啊。因
為這里有朱麗葉睡着，她的美貌使這墳墓變成了燈燭輝
煌的宴會室。死人啊，你殺一個死人替你掩埋，睡在那裏
好吧。

〔把拔理斯的遺骸拖在墓室中放了。〕

人到了臨死的時候總是很愉快的！他們的看護人喊這個

做死前之電光：咳，但是我怎麼能滅這個做電光呢？我的愛人啊！我的妻啊！那吸盡了你的氣息之蜜汁的死神，可絲毫也不能奈何你的美貌：你並沒有受他的征服；美貌的標識依然在你的嘴唇上和兩頰上留着深紅，死的灰色旗還沒有揚到那里去。泰伯爾特，你睡在你那鮮血淋漓的壽衣裏嗎？咳，我對於你的祭禮有比用那將你的青春分爲兩段的手去殺掉你的仇敵再好的嗎？表兄弟，恕了我罷！咳，親愛的朱麗葉，你爲什麼過這樣美麗呢？難道那空幻的死是好色的，那枯瘦可厭的魔鬼把你擄在這黑暗的地方做他的情婦嗎？我因爲怕的是這件事，我想永久和你在一塊兒；再也不離開這個朦朧長夜的宮殿：現在我將和你的侍女——蛆蟲一塊兒留着；現在我要就我的永眠，並且從這個厭倦塵世的肉體，擺脫那不祥的星宿的羈絆。眼睛啊，注視你的最後！腮兒啊，爲你最後的擁抱！嘴唇啊，咳，你這氣息的門戶啊，在這圍買死亡的未嶺日腳的文契上以正當的接吻來簽押吧！來，酸苦的指揮者啊，來，臭惡的嚮導者！啊你還不願生死的領港啊，駕起這在狂風駭浪的大海中疲憊不堪的小舟朝那巉岩猛然衝去罷！好，到我的愛人那裏去！~~咳~~好藥師！你的毒藥真快當，我是這樣

親一個嘴死去罷。

〔死〕

羅 這羅長老，提著燈籠，羅勸之聲，從墓地的他一邊發出。

羅 聖佛蘭西斯保佑我！今晚我的老足不知道在墓道上跌過多少次！那里是誰？

巴 這里是一個長老所深知的朋友。

羅 願上帝保佑你！我的好朋友，你告訴我，那隱約照着那些蛆蟲和沒眼睛的骷髏的火把是那里來的？據我看來，那好像燃在嘉普列特家的墓室裏呢。

巴 回神聖的長老，正是，而且長老所喜愛的我的主人也在那兒。

羅 是誰呀！

巴 羅蜜歐！

羅 他在那裏有好久了？

巴 足有半點鐘了。

羅 同我到那墓室中間去。

巴 我不敢去，長老，我的主人祇以為我走遠了，而且他曾經可怕地以死來恐嚇我，若是我敢停着去窺探他的行動。

羅 那麼，你留着吧；我一個人去，恐怕襲着我來了：噯呀，我祇怕有什麼不幸的事。



朱爾業 亞熱的長老啊！我記得跟你是我應試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在那地方了，我的罪惡就在那裏嗎？
羅曼老 外面有人呀，小姐，快離開這死亡的一里次，我們的計劃被一種不可抗力阻撓了。……末夫爾在
你的舞廳死了；我死罪也是一樣，快出去，我把你送到修道院裏與俄兒結去。——第五幕，第三場——

巴 當我在這水松樹下睡着的時候，我在夢寐之間聽得我的主人和別一個決鬥，後來我的主人把那人殺死了。

羅 羅蜜歐！〔前進〕嗚呀，嗚呀，這墓門的入口爲什麼染着鮮紅的血？這塊這平和之地慘然變色的無主而血污的劍是那來的？〔入墓〕羅蜜歐！嗚呀，他的面色灰白了！還有誰？那拔理斯也在這兒？而且浸在血泊裏？咳，這是個什麼凶惡的日子發生了這樣悲慘的事情！小姐動起來了。

朱 慫慫的長老啊！我的丈夫在那里呢？我記得很清楚我應該在什麼地方，現在我在那地方了，我的羅蜜歐在那里呢？

〔裏面喧呼之聲〕

益 聽得外面有些人聲。小姐，快離開這死亡，傳染，和不自然的睡眠的巢穴：一種非我們所能抵抗的偉大的威力，阻撓了我們的計劃。走，我們走開吧，你的丈夫倒在你的胸前死了；拔理斯也是一樣。快出去，我當把你送到修道院裏做尼姑去；不要遲疑不決，因爲警兵要來了；去，走，好朱麗葉！〔喧呼又起〕，我不敢再停在此地了。

朱 去，快些出去，我可不願意走開。

〔長老退場。〕

這裏是什麼！這緊握在我的真愛人的手裏的，是一隻杯子

羅 蜜 歐 與 朱 麗 葉

嗎？哦，我知道了，他喝了毒藥，天死了：薄情的人啊！你竟把牠喝得乾乾淨淨不肯顧全情誼留一滴給後來的我嗎？我要親你的唇兒：若是那上面還留着些兒毒藥，那麼我也可以藉這種妙藥死去了〔吻着他〕你的嘴唇還熱呢。

警兵，同投理斯的侍從登場。

警兵1 引路呀，孩子：那一條路？

朱 哦呀，人聲嗎？那麼，我趕快吧。哦，幸福的短劍啊！〔抽出羅蜜歐的短劍〕這便是你的鞘了〔自刺〕；你在這裡生鏽，讓我死去罷。

〔倒在羅蜜歐的身上而死。〕

侍候 就是那地方：那火把燃着的地方。

警兵1 滿地是血；快在墓地周圍去搜尋：你們幾個人，去，但凡你們遇着的都替我捕來。好悲慘的光景！伯爵死在這里；兩天以前埋在這裏的朱麗葉却鮮血淋漓，體熱猶存地，新死了。快去，慕明公爵：跑到嘉普列特家去；把孟泰格家的人也喊起來：還去搜尋別的人：我們祇能看見這些慘景所陳的地方，但這慘事發生的真原因，不待研究是不能明白的。

警兵殺人引巴爾賽扎登場。

第五幕 第三場

警兵³ 這人是羅蜜歐的侍僕；我們在墓地裏尋出來的。

警兵¹ 把他牢牢地看守着，候公爵到來發落。

又有警兵數人引羅羅新長老登場。

警兵³ 這個托鉢僧在那里抖着，嘆着，哭着：這枝鐵槌和這把鋤頭是我們當他剛由墓地這邊出來的時候，從他手裏搶來的。

警士¹ 這是一個大嫌疑犯；把這僧人也替我收下。

公爵引侍從登場。

公爵 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得這樣早，把本爵從朝睡裏喚起來？

嘉登列特，嘉夫人，與其他的人登場。

嘉 他們在外面這樣大呼小叫，到底爲着什麼事？

嘉夫人 街上的人有的叫着羅蜜歐，有的叫着朱麗葉，有的叫着拔理斯；人聲嘈雜都向我們的墓室那方跑去。

公爵 這使我的兩耳震驚的到底怎麼一件慘事？

警兵¹ 回爵爺，拔理斯伯爵被殺在這里；羅蜜歐也死了；而且朱麗葉，已經死了的，却身上還有熱氣，重新地被殺了。

公爵 去搜索，尋找，並且調查這邪惡的殺人事件怎樣來的。

警兵¹ 這里是一個僧人，一個被殺的羅蜜歐的聽差的；他們拿

着適於開這些死人的墳墓的器具。

嘉 嗚呼天哪！夫人快來看我們的女兒怎樣流着血啊！這柄短刀弄錯了地方，——因為你看，牠空着在孟泰格的背上的家，却誤插在我的女兒的胸裏！

嘉夫人 嗚呀，不得了，這死狀就是一聲警鐘，警告我的老年去墳墓不遠了。

孟泰格與其他的人登場。

公爵 來，孟泰格；你起的這樣早來看看你那睡的更早的兒子吧。

孟 嗚呀，我的兒呀，我妻子昨晚死掉了；因為兒子被放，她傷過度便絕了氣息：難道災禍還想再來謀我的老命嗎？

公爵 你看，便會知道了。

孟 咳，你這不孝的兒子！你這是什麼禮節，敢先你的父親走到墳墓裏去？

公爵 你們暫時封鎖那激情之口，且等我弄清楚這些疑團，查明這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的本末；如是我將做你們的受傷的大將軍，指揮你們去報仇，那怕把敵人處死；但這一剎刻務望忍耐些，諷不幸做堅忍的奴隸。把各嫌疑犯帶來。

羅 我是一個最大的嫌疑犯，我雖力量衰微，但因為時候和地方處得不好，總算這次悲慘的殺人事件裏最可疑的一人；我現在站在這裏，一面控告我自己，一面辯明我的心跡，應罰的請加責罰，不應罰的請加原諒。

公爵 那麼，趕快把你關於此案所知道的一切情形對我說來。

羅 我簡單地說罷，因為我年老氣衰不能作叨叨絮絮的長談。死在那里的羅蜜歐，便是朱麗葉的丈夫；死在那里的朱麗葉便是羅蜜歐的忠實的妻子；他們的手是我替他們結合的；他們秘密結婚那天正是泰伯爾特舉命的那天，因為他那不時之死從這個城市便放逐了一個剛結婚的新郎，朱麗葉爲了他，並不是爲泰伯爾特，哀傷憔悴，你^(對亞登列特)要使他免於悲哀之襲擊，便強迫她和拔理斯伯爵訂婚，並且還要他們立時結婚；於是她到我那里來，以狂易的神采，要我快想法子避免這第二次的結婚，否則要在我的瓶子裏自殺，於是我給了她一瓶我學着製的睡眠藥；這藥水便如我所期待發生了效力，使她的樣子和死了一般；我即刻寫信把羅蜜歐要他於這個悲慘的晚上趕到這地方來把她從她那權時租借的墳墓裏救起去，因為藥性到了這個時候便要解了。但替我寄信的僧人約翰，途中遇了異外的

事不能前進，昨晚依然把書信退還了我。如是我祇好獨自一個人在她要蘇醒的預定時間內，來把她從她的祖墓裏救出來：意欲將她秘密地藏在我的巷子裏，等到適宜的時候，再送到羅蜜歐那里去。但是當我來的時候，距她的蘇醒時間幾分鐘以前，華貴的拔理斯和真實的羅蜜歐都倒在這里不時地死了。她醒來了；我勸她出去，要把她這天命忍耐地受着；但這時我忽聽得外面人聲嘈雜不敢久停在墳墓裏；而她，太心灰望絕了，不肯同我走，好像就自殺了。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至於結婚一事她的乳母是知情的：若是這次大失敗中有什麼事認為是我的罪過時，請把我這條老命作為嚴厲的法律底犧牲，把我的死期提早幾天罷。

公爵 我們依然認你是一個高僧。羅蜜歐的僕人在那里？他關這個案子有什麼陳述？

巴 我把朱麗葉小姐的死信去告訴我的主人，如是他便騎著驛馬從曼都亞趕到此地，趕到這個墓室。這封信是他早教我遞給他父親的，並且用死來嚇我，不許我跑到墓室中去，要離開此地讓他一個人在那里。

公爵 把信給我；我要看看。那伯爵的僕人在那里，那報告替

察的？喂，我問你，你的主人怎麼到這地方來的！

侍僕 他拿着些花兒來撒他夫人的靈牀；叫我遠遠的站着，我便依着做；立時來了一個人拿着火把來開竅門；我主人便抽出佩劍和他鬥起來；我便跑開去叫警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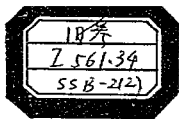
公爵 這封信可以證明這長老的話是不錯的，他遺上面歷敘他們的愛情的徑路，朱麗葉的死信；又寫着他曾在一家藥店裏買一付毒藥，便拿到這寢室裏來尋死，和朱麗葉睡在一起。那些仇家在那里？嘉普列特！孟泰格！你們看！這是加於你們仇怨之上的怎樣的一種懲戒，這是上帝想法子用愛憐來破壞你們的歡喜。就是我也因為縱容你們的不和損失了兩個親戚；大家都受了懲罰。

嘉 孟泰格兄弟啊，把您的手伸給我；這便是我女兒應得的遺產，因為我也不能有別的要求了。

孟 但我可以多給您，因為我要替她建一座純金的造像，祇要威挪那這個名字不滅，當然沒有比真篤無雙的朱麗葉的金像再好的紀念物了。

嘉 那麼，我也替羅拔建一個同樣的立在他夫人的傍邊罷；
喂，我們底仇怨底可憐的犧牲者！

公爵 晨光伴着陰鬱的平和來了；太陽，因為悲哀，不肯露出



羅蜜歐與朱麗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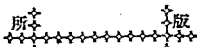
到那里去把這些悲痛的事仔細談談；有的
應該寬宥，有的應該懲罰；因為從來沒有一種可惡的傳說
，比得這羅蜜歐與朱麗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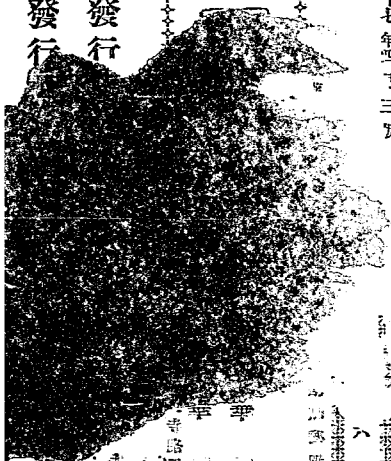
（題詞）

——羅蜜歐與朱麗葉全劇終——

民國十七年四月三日發行



總發行
分發行



少年中國

（一冊）
八角

（附函隨費）

漢局 局號 局 局 書局
（三四五六）

